

歸岩集

義

諭書	獻議	緘辭	啓辭	劄
序	雜著	書	呈文	箋
			跋	記

~ 20
3180
2

世古



門 20
號 3180
卷 2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三

筭

諫院災異筭

伏以天之與人形體雖殊陰陽五行經緯錯綜得失之分而精祲有以相覆順逆之間而吉凶有以相召則感應之理豈不明甚乃者災異之荐臻有不可勝數特舉其最甚者則旱魃為虐千里赤地盲風所及百穀盡萎八路生靈同在啜泣之中而兩南西北尤值切近之災無論別事只此數者已足以亡國而况今者金精晝見彌月不退地維震動人畜辟易而燔



燁之電號號之震又出於冬月閉藏之節凡此咎徵
各以類應古有其驗今豈虛生臣等俱以蒙學待罪
言地尚不明於人事又焉知天意之幽遠而敢指爲
某事之應乎雖然天之所庇而爲子者君也君之所
戴而爲父者天也事或有失而未遽絕之道或有悖
而必先警之故昔桀莊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
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偏伯之主乃能如此况於有
志帝王之治者乎 殿下之代天工治天職于今四
季凡可以上答天心下順民情者靡所不用其極而
和氣之未應如是妖孽之疊現至此則安知其所以

謹告者乃所以不忘耶臣等竊聞人主一心萬化根
柢神明所舍知覺所出皆在焉蓋其具五常之德行
七情之用通天地之道備萬物之理達古通今而有
不可窮之妙經世宰物而有不可測之機故正之則
堯舜放之則桀紂理慾之塗相去如是苟使盤水難
持悍馬易逸幽獨得肆之中或失於照管操存涵養
之功未免於間斷則本源之地無從以澄澈偏係之
私有時而闖發其流之害必至於亡國而後已豈非
可懼之深哉嗚呼國譬則人身也紀綱譬則元氣也
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身之不能無病元氣存則人

雖病而不死紀綱存則國雖弊而不亡故欲知國家之存亡者先視紀綱之理亂噫紀綱之類於此極矣黜陟不由於公道刑賞多出於私意不知名節之可尚而阿諛軟熟之成風不識行檢之可貴而奔競交結之爲務大防既壞而四維不張法令陵遲而百度皆廢防納刀證之弊有甚而少有不憚顯發怨上之言吏胥奸騙之害日滋而訟牒公移盡爲舞弄之資如是而欲紀綱之振不亦難乎朱熹有言曰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然則今日整頓之策其要只在乎 殿下之

一心伏願 殿下以大公至正之心爲大綱小紀之本率勵羣下之急倦滯濯舊習之緩弛申嚴宮禁則必使內外肅然摠攬權綱則勿令威福下移如日月之運爲力不勞而幽隱之畢照雷霆之動爲怒不猛而遐邇之皆震則夫所謂綱紀四方者不越乎此矣嗚呼奢侈之害甚於天灾儉約之德是爲永圖自古示朴者必興翦奢者必亡此不待臣等之一二數而業已 殿下之所周知也今者弊化奢麗上下同流高臺廣袖中外爭尚宮中作一異服則戚屬之家效之士夫之家效之宮中作一奇飾則戚屬之家慕之

士夫之家慕之怙侈滅義有甚商末之流俗華靡相
尚不特晉世之衣妖朝著之上猶習已成間巷之間
弊俗滋蔓服御之具器玩之物逐月異制高低莫的
踰時變態濶狹無常關市之物價騰踴公私之用道
耗弊而婚姻之家又有甚焉饌品之豐侈無節衣衾
之華麗無度一卓之費可爲飢者旬月之糧一襲之
資可爲寒者十人之衣識者見之孰不寒心而及到
面前却不擺脫頽風漸染救藥無路物不天來終湏
地出出之以涓滴洩之以尾閘夫豈可繼之道哉如
是而欲臻從儉之化吁亦遠矣孔子曰禹吾無間然

而其所稱者不過曰菲飲食而已惡衣服而已卑宮
室而已夫以大禹之聖其於修己治人何所不盡其
道而夫子之所謂無間者特在於此者何哉誠以治
亂所因只在奢儉外此而言治者皆苟而已也伏願
殿下躬先儉約之風表率在廷之臣至於釐降之
儀服用之飾不必一遵舊規務令斟酌節省並出內
帑之財以補調度之需使得合宜而革誇張之浮費
俾有觀感而祛民俗之芬華則夫所謂風淳俗朴者
豈在於是矣嗚呼設官分職所以闡化而宣風故爵
以榮之以馭其貴祿以養之以馭其富旣榮之又養

之者蓋爲其勵世而磨鈍思有以盡心而任力也如
使任用失宜仕路混濁則其何以望治道之成乎今
者拖紮紆青半是十禽之詭遇名都巨鎮全歸半夜
之哀乞除書未出物色先定姓名未顯中外逆知則
仕路之不清莫今日若也 朝廷者四方之標準而
罕見碩輔之正國及容鄙夫之竊位廉耻都喪奔競
成風名器之賤有同沙泥常調之類舉生安心 廟
堂爲名利之鄰府衣冠寄賈豎之庸流內既如此則
外從可知黜陟臧否在於監司而一視炎涼不察民
情之如何民生休戚係於守令而輦路媚權惟事齊

民而肥己兵政得失關乎闔帥而徠事剝削方略設
施之無聞軍心向背要在邊將而惟務侵漁鍊習兵
伍之無人夫如是則 殿下之求道雖勤而不過爲
勞心在刻舟 殿下之圖治雖切而不過爲役智於
緣木四境之內終無可治之期萬幾之權終無總理
之日矣伏願 殿下知其任之爲重而選之不容不
精知其責之不輕而擇之不容不審明明揚陋穆穆
布位有德量識道理者居之 廟堂之上通經術善
啓沃者置之經幄之中能外事者任典戎幹方之責
好讜議者備拾遺補過之官大之而資元經體以亮

天工次之而居官任職以熙庶績則虞廷揖遜之義
可復見於今日周朝清明之象又何難於身致哉嗚
呼慎罰敬獄所以戢奸而懲暴也有罪無罪低昂可
判於一辭適輕適重毫釐或謬於千里惟貴乎審克
而伸法不可以持久而得情也如使公明不逮幽抑
未伸則何足以盡勸懲之道乎今者五過察辭察皆
懷慎之不決兩造俱備未見李迪之能斷昧目於怙
眚之分逢心於枉直之別無告少左右之援挾勢多
羽翼之助獄情漸歸於濡滯按驗徒事乎糊塗啓覆
之命雖降而疏決之舉尚遲累然囊木一任牢閉

繫用微纆屢閱寒暑有罪之人固自速也無辜之輩
不亦冤乎夫如是則 殿下之哀矜雖至而實惠無
從以下究 殿下之審克雖精而眚灾未蒙其肆赦
矣其所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者必有所因而
致之也伏願 殿下察辭以明折獄以公罰必當罪
罪疑惟輕其有難赦之惡者繩之以三尺而無所撓
其有可恕之情者擬之以輕典而不留獄可竄則竄
之可放則放之咸令疏決毋使久滯則妍媸同逃於
鑑空錯鉢不差於衡平民服其罪微得其體而幽鬱
之氣或可以少伸矣至於懷才美而以廢者終棄可

惜以曖昧而受罪者初非輿論尚不脫於廢錮之中者實是公議之所恨容或置於收叙之典者豈非盛世之羨事耶雖然此其末耳求其本則不在是何者刑必期於無刑辟固貴於止辟仁心浹民則恩可推於四海德教施人則善可勸於萬姓寧有不經之失而不忍無辜之殺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者不外乎是矣姬室之囹圄刑措可由是而得成漢家之民自不怨可因此而復致矣當今種種之弊有難毛舉臣等云云之說特其大略以 殿下之聰明睿智何事不燭其利病何政不察其是非何人不鑑

其賢否哉惟其燭焉而不決其行止察焉而不決其舉措鑑焉而不決其取捨故其在於事病必先利其在於政非必勝是其在於人邪必干正上天之於殿下不以此時而示此警則非所以仁愛我 殿下也 殿下若不因此仁愛之警而盡其轉災之道則上天之威將何時而可審也宋臣張栻有言曰人君不可以蒼蒼者爲天當求之念慮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鑑觀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蓋人主之心即天也動靜語默皆天也施措云爲皆天也景星慶雲必有所召烈風疾雨不是自至則不求在己之

天而徒責在天之天者豈理也哉此臣等之所以及
覆終始予心之一說者也臣等目見災異之慘欲陳
修省之道者已有日矣一得之見未達十行之教
先降後時之誅固知難免而君人之言既已發於
殿下感通之妙從可冀於上天生逢此日死亦榮矣
第恐殿下此言或有一毫之未盡實而求聞之意
終歸於文具則人事形也天變影也形之在人者如
是而影之在天者難謀豈非尤可畏而大可戒者哉
臣等言雖可罪語則有稽捨是則無以復於吾君
伏願殿下勿以為厭聞之陳言曲察其憂愛之至

誠深加留意而澄省焉

啓辭

掌令避嫌 啓

朝者臣以前事連 啓來詣臺廳得見同僚簡通則
乃宗簿寺正李延年削去任版諫院傳 啓臺官從
重推考事也諫院之傳 啓實在於再昨則昨日會
坐之時不曾一言相及而一夜之間創出新見者誠
有所未曉也第念延年試場之事既失遠嫌之義諫
院傳論亦似太遽請罷延年論逾諫院未為不可而
至舉乙未推刷之事以為今日深論之地則臣之愚

見大有所不然者不得不畢其說焉噫按事一不當而斷定其人之平生則屏斥之中必多全棄之才朝著之上頓乏篤厚之風甚非 盛世事也况近年始以就理終又偏配罰已行矣事已過矣到今五六年後萬物咸覩百錮皆伸 聖上既已渙釋之銓曹從而注擬焉累歷清路朝無異議則必欲因他事而提起復錮人於 明時者吁亦甚矣又况試場之嫌推劓之失判爲二塗全不干涉非有本末之相關則簡通中所謂治本之說尤未知其何意出於乘時狙擊之計而不由公是非者斷可見矣臣之所見不過如

此舟三往復終未歸一而同僚至以不可苟同答之則其引避之意已決矣更無商確論定之事而臣蔡已請臺不可無端還出故因傳前 啓而退執此一款謂之見輕則不亦異哉臣性本樸愚不能隨人俯仰盛被同僚之斥不可一刻仍冒請 命適亦臣職

政院 啓

臣等伏見前後 備忘記 宸衷激惱天威震疊兩司多官之失誠如 聖教臣等亦無辭可解而第念諸臣言雖安發職是臺諫一時之摧折太過後日之言路有妨 大聖人包容之量恐不當如是也至於

承旨 請問之下雖有建遽失對之事而以臺官未
發之論徑達 天聽亦有所未安此豈有意於欺罔
哉通列之臣因此無妄之事猝被拷訊之 命聖朝
過舉未有大於此者臣等之言苟為營護同僚而發
則萬死猶有餘罪如李翊之不敢即捧 傳旨只為
軀例斷無他腸伏願 聖明平心節度量減臺諫置
黨之罰還收金禹錫鄭繼曹拿鞫李翊罷推之 命
又
當日入侍時大司憲朴長遠正言李端錫等 威顏
咫尺雖不敢畢陳所懷原其本情則非敢以合辭之

請為無所失也直以諸臣言雖妄發職是臺諫人主
聽言之道必須能容於難容之言然後方可聞難言
之言是則行之非則勿用而已不宜徑加摧折致令
言路有妨故區區下情冀徹 宸聰豈出於阿好營
救之計哉不料 天威荐疊繼下迺斥之 命臺閣
一空氣象消沮竊恐有損於 大聖人含弘光大之
量臣等緣以此陳達於 榻前未蒙 允許而猶不
敢終嘿更干鈇鉞之誅伏願 聖上平心徐究少霽
雷霆之威還收朴長遠李端錫特進之 命

國恤後請復常膳 啓

臣等備將煎迫之懇日三呼籲而天意邈然俞音
尚闕豈殿下哀違罔極之中念不及於聖躬造
庭百僚之言無以概於聖心邪正坐臣等誠意淺
薄不能感回天聽之罪而區區憂悶之忱不得不
冒死更暴焉仰惟聖意以為病不至大段情不能
自抑今雖不即從權或可扶持氣力而臣等之意則
有大不然者仁人之哀毀滅性者內鑠雖深外證未
著則哀疚痛毒之至不自覺其有傷而纔覺有傷便
到難醫之境况今聖上遠豫多年真元已虛奄罹
大感哀毀過節即今氣力之絲綴容色之深墨無非

深可憂大可懼者而至於脾土之糧敗不知鹽水之
為鹹者非特外證之已著而已若不速進滋補之味
以為調養胃氣之地則後雖追悔亦無及已誠使
殿下固守常制終斬達權而猶可以保無後患則臣
等安敢不將頌至意而強聒於恤宅之下以增其哀
傷之心乎夫二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入子之所當
自盡者直在於是故聖人為之疏其食水其飲以垂
萬世會通之典禮而又懼其過而至於傷生也乃以
疾病飲酒食肉之語明詔後世疏之者又曰尊長勸
之則食之可也是知人子之職莫大於孝而尤莫大

於終孝匹夫之孝猶尚如此矧惟帝王之孝乎上而宗社之所傳重下而臣民之所仰戴者惟在於

殿下之一身 殿下雖欲徑情直行自輕其身其可得乎 大行大妃素知疏水之節決非 玉候之所

能堪故當其大漸之日以及時保護之意丁寧反覆

於 大王大妃之前 殿下亦嘗在傍而親聞之矣

懇惻 遺音今猶在耳則忍使 在天之靈深懷惟

疾之憂哉尊長之勸猶曰食之可也則何況 大王

大妃之有勤教乎又况 大行慈聖之有遺旨予不

可以膠守者經也有時而必行者權也禮不得無權

情不得不屈伏願 殿下勉抑至懷俯從權制不勝幸甚

大司諫避嫌 啓

頃於本院相會之坐同僚以告 廟之論自本院並

發當否發言於席上意在商確而已非必欲趨當日

論 啓故臣答以茲事體大姑待僚員出任通議論

大以為非云臣心之不安甚矣而抑臣於此論必欲

周詳者盖有由焉夫 國統既紊而復正邦禮既晦

而復明祗告之禮若行於正事之初則實合奉承

宗廟之道而抵緣論議之不一尚遲應行之大節其
為缺典固大矣今雖晚矣其視終始廢閣則又不可
同日而論此議者之所以必欲請行而臣亦不敢以
為不然者也至於首罪之不為加律臣亦力言於同
朝輿論既已完定只欲以正禮之由告之 太廟頒
之八方而已此實稱停和平之意元非深刻峭峻之
論臣意竊以為此論不發則已發則不可立異涇渭
於中者不過如斯此非但同朝之所共聞知仰惟
聖明亦必俯燭於臣之前後疏矣臣之意見既如是
則今於僚席之間固無持難之事而第惟此論之初

發也 殿下之摧折太過諸臣之臆逆太深公議以
之拂鬱輿情以之轉激以致學儒之疏語無斟酌至
以寶冊之埋安王字之缺畫并謂之有意而發其言
俱涉深文其事不近常情雖出於年少僞生論議過
激之致而立議如許聲罪如許則果可以服人心乎
此等論議與臣初意大相逕廷臣於此時身為諫官
而繼發告 廟之論則孰知朝論自朝論儒疏自儒
疏而漠然不相關哉未或區而別之同歸於一色論
議則今日之為此請者誠不可以率爾也向臣之所
以難於遽發者必欲更詢僚議務歸至當之地而聞

者不諒議臣遲待臣何敢晏然請 命逸尔臣職

大司憲避嫌 啓

臣伏見正言趙祉錫避辭侵辱臣不遺餘力臣不欲與之呶呶而既被其斥亦不得不略陳其一二焉日者大憲請律之後朝廷公議上自三公下至三司皆以爲自古權奸被罪則爪牙腹心必有次第之罰就往牒而可考也今宜舉其最甚者五六人並施屏裔之典而餘波蔓枝一切同治務存寬大之體云故兩司約以初四日齊會朝房祉錫當其約會之日旣以不當引之嫌爲言及其旣會之後又以李鳳徵請罷

之論起鬧已完之論以此中撓致令多官旣會復散臣意以爲鳳徵之塞壽慶非即日事祉錫之除諫職爲日亦以由今日以前孰非可論之日由今日以後亦有無限之期何乃不前不後而必發於兩司齊會之日也不能無惑於此不但臣意爲然當日同坐之人亦多以此爲言而至於故不着署之說臣固有聞於席上而略有所酬酢矣還家有頃日勢向暮之後祉錫以兩司通議更會之意送書於臣而臣及復思之莫曉所以蓋諫院多官旣因祉錫之論而齊避則祉錫雖承勿退待之 命未及出場之前固宜靜俟

歸宿而徑請一會欲論他人其言似久誠實故臣之
疑惑更加一倍以衰病不堪更起答之矣繼因持平
申導之以書相問果以一人作梗多官散落為答導
之以臣所答出示社錫在於昨朝請臺之時則昨何
循默而退今何暴怒之至此也鳳徵與臣婿家雖有
姻婭之分在臣本無應避之嫌鳳徵是非臣固當論
况於他人之論鳳徵臣何介然而社錫之以此持臣
不亦深矣哉及今更議完了前論則人可知其無他
而不此之為復惹一鬧必欲侵臣而賭一快臣未曉
其意之所在也臣既以謬戾被斥於人不可晏然仍

冒於臺席請 命通斥臣職

織辭

笠叢事被推織辭

早職於戊戌十二月以全州判官移拜長城府使同
月二十五日到任則本府倉倉凡三區而其一則名
之曰城倉早職怪而問之曰既云城倉則何以不在
於山城而在於本府也吏輩答曰等城以後元無城
內貯穀之事只以城底民結所改色穀百石收捧於
小庫而已至於南倉北倉皆在去城十五里之地而
除出二千餘石隨便捧置於邑倉當初已經備局定

奪故雖在邑府而名爲城倉其來已久云區區愚意
竊以爲自古安有軍餉不入於城中而可爲保障者
乎脫有警急則定不免齎盜糧之患矣以此致報監
司轉聞于 朝盡撤南北倉移設於城內而添入材
瓦凡造一百六十五間軍餉米三萬餘石一時積峙
於城內依舊例棹置邑倉者只有米二千一百三十
七石豆一百一石而三分耗米六百三十九石三分
耗豆五十三石計除則軍餉米豆之入於邑倉者並
不過一千五百四十餘石御史所謂四千餘石棹置
邑倉云者必因并舉後官時事而混稱其數也上項

一千五百餘石仍舊棹置者特緣當時有萬分不獲
已之勢不得不略陳梗槩焉在前平地設倉時不爲
鋪板於庫中故米穀速朽改色之際民多怨咨卑職
城內移倉時則數千板木多般求聚精緻鋪板畢役
在於冬月故墻壁未乾而成凍許多米穀堆積凍墻
之內而不置風隙則春暖解凍之後濕氣無所宣洩
必皆透徹於米石而盡爲腐爛此實平地設倉時已
然之明驗故米穀入庫之際不令附麗於墻壁穀之
去壁并容一周身使解凍後濕蒸之氣從此洩出而
不犯於米石庫舍間數非不視前加多而高低既縮

於鋪板四傍又空於風隙米穀不能盡容於其中爲此辭隙間等待之地而加設庫舍勢不暇給且頽城改築之外各據家舍二百餘間新造蓋瓦之役總得完舉財竭力弊計無所施不得已仍舊貫收捧於府內所謂城倉者以爲至春分給之計當年己亥十二月初四日以書狀官適歸大槩三萬數千石之委積於平地者卑職業已首請于 朝擔當移倉之苦役以固軍國之需用則獨此一千五百石比較元數只是二十二分之一耳畢輸城中有何難事而無端收捧於邑倉萬無其理直緣邊遠腐敗之丁寧而因循便宜之舊規此果當日創開之事乎早使盡輸於新築之濕庫一任腐朽而分給之日厚招民怨則方可以無罪乎軍餉之得入城內者專出卑職之經始今及以二十二分之一未畢輸於濕庫爲卑職之罪則向之盡置於十五里外衢路之衝者是誠何爲哉不料盡心報 國之舉卒爲平生陷身之階往年之入死出生專賴 天日之洞燭及到今日餘患未熄至以仍舊不得已之舉有若創自卑職者然極爲冤悶相考分據施行云云

全州府尹時被推緘辭

府尹猥守名都幸副便養之願含恩感激寧有厭避之心而至於體例所關終不可任他墜落甘受患失之譏加以老母之病亦不忍割情遠離重貽孝理之累向來曠官有不獲已則問備之下何得不略陳其槩予府尹之與監司相見也門路鋪席而入重茵具褥而坐此非列邑守令之所常行故流俗之見認爲異事舊傳之說甲乙不一或曰由叅議而爲監司由叅判而爲府尹適在同時而有是事或曰祖宗朝引見府尹以全爲豐沛之鄉特命重席而坐一時稱爲盛事而監司不敢撤因以爲例云二者之

言未知孰是而從二品以上與大臣同踞交倚府尹職秩自是二品則營門事體何獨隆於政府乎况夾門出入等威已明東壁曲坐地分又截褥席之爭未必輕重於其間者乎國初府尹之設只有全慶二州而慶州則僻在海隅罕接上司古例雖存中廢不難全州則有異焉自有此府尹亦有此監司同在一城元不相離一定之式無隙可廢則獨全舊規理勢則然今以兵使之不設褥取證府尹之謬則兵使之座特是亂後所創改者捨此從彼不幾於不善變乎典禮當否雖不可知果是必可罷之謬規則古之爲

府尹者動循禮法無踰李彥迪熟諳典章咸稱李潤
慶而未嘗或廢以至今日則直謂之謬規者殆未爲
的論也况凡事久則難變謬規之自古因循者不可
毛舉如相臣入府時舍人祇迎而不爲鞠躬 大駕
舉動時摠管祇送而不爲俯伏最是表表可稱者也
其事之謬甚無可疑然且 聖君賢相不曾輕改迄
茲仍存者豈不以 盛世古事不欲勒加裁抑耶齊
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景公千乘之君也虞人匹夫
之身也而非其招不往孔子取之府尹雖微不猶愈
於虞人乎守令之於道主何今不從而獨此數百年

古規不敢猝革呈告還家誠出於不忘在溝壑之義
耳繼以入洛之後母病沈綿人子情理不容暫離夢
寐之外 嚴教遽下駭惶悶蹙顛倒還任強顏臨民
未免爲向隅之人此非獨一身之狼狽抑亦播紳之
所共羞也 傳旨辭緣千萬冤悶云云

獻議

神懿王后 元敬王后廟主改題議

神懿元敬二廟主加一太字既非禮文所載且與他
王后廟主有異不得不起後人之疑而擦改一款
極重且大必須十分詳慎明知其不可不改然後方

可改之也意者后字之上必加太字者或是麗朝國
母之例稱而國初典禮不及大備因循故常邪果
爾則初不出於聖子當宁尊聖母之義也且以私
家婦人之稱號言之則所謂大夫人者以子尊母之
號也而國初外命婦封爵如曰辰韓國大夫人弁韓
國大夫人者有之是則非以子尊母也安知此太字
不與此相類而又與大王之太字互對也耶至於徽
號之或書或不書雖未知其故而大王臨御之時
后喪先出則初無徽號其勢固然追後擦改事有未
安故邪若以擦改爲未安而不改於當日則到今年

紀愈久之後其爲未安又有大焉臣識見昏謬全昧
禮學莫重變禮不敢輕議而凡事以則難變况此數
百年以來列聖之所未嘗改者乎臣意廟主則
仍舊不擦祝版則並書徽號毋改於前似合於從
先祖之義伏惟上裁

書筵講義

丙申四月十六日 王世子出時敏堂行朝講如儀
右副賓客李時楷執義尹鑣司諫李梓蕙弼善李哲
說書李元禎入參 王世子背誦論語自無友不如
已及語辭音一遍臨釋一遍訖時楷講自子貢曰夫

子止未改者耳講如前式時楷曰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各持威福之柄故當時之士莫不願爲之用弱能術技猶恐人之不知即所謂求而得之者也若夫子則不然盛德充於內而光輝發於外孟子所謂睟然見於面盎於背記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正謂此也然則溫良恭儉讓五者乃是盛德之光輝而發見於接人之際故時君亦皆見而知之聞而慕之敬信之念油然而生自以其政就問於夫子耳非若他人求而後得而陳亢之徒習熟當時之見聞未曉聖人之出處疑其有求而得之者然若子貢之荅真善

形容聖人處也 世子曰唯鑠曰聖人所居之位雖異所執之德則同以見於經者言之則克之欽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之齊聖廣淵文王之徽柔懿恭夫子之溫良恭儉讓雖有上而爲君下而爲臣之不同盛德之所可形於言語者大抵同也梓曰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實是淵深蘊奧處故不可人窺測而如溫良恭儉讓五者則見於威儀之間而有不可以掩焉者人皆可見即此而觀之則聖人之所以德盛禮恭而不顯乎外者亦可見矣豈非學者所當體念者乎 世子曰唯時楷曰孔門弟子孰非

親爰威德者哉而聰警辭辯無出子貢之右故得聞一貫之旨者惟曾子與子貢耳是以於其言語之間善形容聖人者甚多論夫子可觀之節則所謂溫良恭儉讓是也論夫子全體之德則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也鑠曰夫子一天也天之造化豈可容易形言也哉而子貢以此五者推明威德之形容發揚接人之光輝有是哉子貢之善言語也夫聖人之巍巍難名不須云也至於程朱以下之諸賢亦難形其名目也時楷曰名目之難形也如是故黃庭堅以霽月光風稱周濂溪而先儒謂其善形容有道者

氣像濂溪且然况夫子乎 世子曰唯梓曰下此五箇字而使千百載之人有以想見夫子之德容非吾於言語而能之乎元禎曰子貢之善言聖人不特此也如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夫子之播數仞云者無非說得善也 世子曰唯時楷曰當時列國之君初見聖人之儀刑則其心悅誠服自有所不期然而然者故莫不樂告之以國政詩云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此之謂也及夫功利之說旋惑而姑息之效是冀則初心不繼用之不終此所謂私欲害之也鑠曰當時諸侯若齊之景公固有功利之心矣如魯之定哀並

與功利之念而俱亡之矣。燕乎不足道也。梓曰不然。雖甚不辟。豈至於無功利之念乎。哲曰溫良恭儉讓五者。豈直爲學者之所當潛心勉學者乎。凡帝王之學。亦宜於此焉。體認也。時措曰。時君苟能以其悅服樂告之心。終始勿貳。則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其爲功效。豈特所謂功利者而止哉。夾谷之會。齊侯愧屈而歸。鄆汶陽龜陰之地。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由是而言之。則德化行而功利在其中矣。彼此得失。何須較量。而時君用捨。如許違舛。竟使聖人不得施於有政。可勝惜哉。鑠曰。李桓子之死也。語人曰。任

孔子有終。曾其霸矣。用之不卒。是予之悔夫。孔子之爲政也。務在尊公室。抑私門。故桓子雖畏忌不用。而伊其心。則實知孔子之可用。爲治故臨死之際。其言如此。盛德光輝之接於人者。益可見矣。哲曰。自古中智之主。非無善始之念。而鮮有克終之功。蓋見儀刑而樂告。則其初可觀。而牽於私欲。終不能用。此魯治之所以止於三月。而卒未免削弱之歸者也。奚但魯君之爲然哉。凡爲人主。當其臨御之初。類皆有有爲之心。而此心不固。私意隨之後世。之所以爲後世而唐虞三代之不復見者。職此之由。終始惟一。所以爲

帝王之大法也元禎曰功利未必速於德化三月之
治可驗而功利之說易入德化之說難合者豈以仁
義爲不美也德化之所由生難知功利之所爲用易
見故漢唐以還大猷之未升而近效之徒事者率由
人君知而不行行而不力之致也 世子曰唯時楷
曰父在之時事皆任長故子無自專之事而志趣則
可見父沒之後子有繼序之責故所行可見其爲善
惡斯可以知矣然孝子有不死其親之心故未可以
遽改父道不如是則不得爲孝矣先儒於此反覆論
說尹氏之所謂終身無改者以聖繼聖之謂也何待

三年者矯弊變通之謂也然則夫子之謂無改者非
大段不是處之謂也稽曰此則輯註言之盡矣終身
無改若武王之繼文王是已何待三年若宣王之承
厲王是已梓曰父有一不是之事而子有欲改之心則
不可以父道之故因循於三年之久也武王之於文
王亦豈無可改者乎元禎曰不然武之於文父作子
述聖繼神承而已夫焉有可改之道乎若所謂當改
者只是承弊政之謂也時楷曰然武繼文而豈有可
改者乎 世子曰唯謝氏以子貢爲善觀聖人善言
德行者亦可謂善言子貢矣時楷曰謝氏之言誠爲

明切矣 世子曰三年無改者謂父之所爲于未可
輕改之意豈亦警戒之辭歟時楷曰是固未可輕改
之意而立言之旨則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爾非警
戒之辭也言訖罷出

論書

諭領相鄭太和左相洪命夏

嗚呼盡瘁之忠卿自無愧於古人倚毗之誠予不多
讓於詭辭而朝著之風習日下世道之澆漓日甚乎
少臺諫務相矯激聲罪右揆而欲掩同異之迹並舉
二卿而冀售眩惑之計致令台席一空氣像愁慘乃

若顛覆之禍憂畏之端若越視秦曾不掛意此誠何
等交衆又是何等事機邪往日之事予所以自當者
獨運於心不謀於人此計一之不啻確然其可因卿
爭執而有所撓奪乎其言雖不足多辨其漸亦不可
不杜故已將浮薄之徒并施投畀之罰卿若以此介
懷不思幡然改圖則其如負 三朝殊遇何哉其如
誤國家大計何哉試觀今日之時事卿之進退果可
以自輕乎上而天災時變之疊現下而民憂國計之
日蹙危亡之禍如有以朝夕而立坐者然若使諸葛
武侯生乎今之世則其將遠小嫌而曠闕損乎其將

竭股肱而盡忠貞乎卿宜加念予不多誥須速還朝
毋負至望故諭

諭右相許積

嗚呼此是何時而卿是何人也天災時變之疊現人
妖物怪之層出未有甚於近日雖無已著之亡象猶
恐不免於顛覆况今客行入疆事機異前領左二相
皆在待查之中乙丙憂虞曷有極哉而尚幸所恃以
爲力者惟卿在焉予之倚毗之篤奚但曰垂拱仰成
而已哉不料年少諸臣陳劄論事添入別意使卿有
不安之舉此無非寡昧不能導迪羣下之致慚恧之

外尚何言哉然在卿處之之道惟宜平允鎮靜務存
大體不須幾微言面有所介懷予不多誥卿亦試及
而思之卿之進退果若是之輕邪以三朝喬木之臣
當上下憂遑之日徒以遠嫌爲心不以國事自任俾
予一人終乃顛隳則卿雖有悔其可及乎噫大旱霖
雨未足以諭予之急酒醴麴蘗未足以諭卿之重卿
其不出國將奈何茲遣近臣諭予至意卿其速來造
朝以濟時艱故諭

箋

大殿即位陳賀箋

代方伯

明高毓德久仰貳極之重暉出震徵祥載欣萬物之
咸觀遐邇同得悲喜交深恭惟 主上殿下如日方
昇終天惟孝誦詩習禮早係億兆之心開國承家誕
撫五百之運茲當鼎新之會益遯豫大之休伏念臣
國耳心丹方面尸素高呼華祝縱阻鷓鴣之班星拱
辰居聊申燕雀之賀

呈文

呈方伯文

北斗司喉舌久處出納之班南方去檐帷丕膺黜陟
之寄二世殊渥一路福星伏惟顯顯奉聞憲憲今德
召公奭之宣布咸推方面之才范孟博之澄清允協
在心之簡洵麟得水朽骨回春伏念獨有二天忝寄
百里守在榆塞未遂趨候之忱望懸棠陰只俟巡臨
之日

呈禮部文

朝鮮國陪臣謝恩使益平尉洪得箕等為俯察私懇
轉奏施行事寡君自遭巨創以來哀毀踰節疾病連
仍群下之憂豈有量哉近因哭泣不輟因致眼患添
劇備試治方尚靳勿藥醫師之言咸以為治眼聖藥
莫如空青此不特東土之所無抑亦上國之所稀有

內府所藏之外難得其真而天門九重堂下千里微
懇雖迫上徹無路違違之問曷有窮已竊念宣上德
達下情是誠閤下之職頃將此意轉奏天聽使小邦
寡君庶幾無疾則天地鴻恩當如何可報而閤下之
德山輕海淺儂等惟當墮首而已結草而已儂等不
勝惶悚憂煎懇迫之至

呈巡察使文 為添谷府民

伏以山城難堪之勢民生渙散之形緊見於前秋陳
疏中閤下亦嘗取原疏而考之領其大略矣不須更
費陳言仰塵清覽而剝膚之痛今年倍於去年搥髓

之苦今日甚於昨日子遺餘民淪胥自盡事急不容
徐步心痛不能緩聲則何敢重避煩猥之誅自外仁
化之中哉茲將部屋之懇冒瀆崇陰之聽伏願閤下
垂憐而矜察焉夫以殘縣之物力遽責雄府之供億
揆以事理自不一堪種種弊瘼難以毛舉特舉其大
者而言之則以其設邑絕頂故官屬不能自存官屬
絕少故士兵無以自支士兵盡散故齊民代以受害
齊民流亡故徭役以之偏重於是乎歲出累百石之
糴雇立使喫於城內無論別事獨此一弊已非縣力
之可當况其他糶糴之艱陟降之難出入支待之苦

上下供賦之輸陸續夫馬之役凡可以食盡民力者皆他邑之所未有也根本日就於凋弊關防漸至於踈虞平居所存只是環山之壘石脫有警急將何恃而為力哉執山城之虛名貽邑民之實禍而任他休戚不思所以變通使至於空一境而止者夫豈當初籌斯之本意邪屢將此意呼籲九重粗陳悶蹙之情庶冀更張之方而啓下備局則推之於本道寧歸本道則置之於尋常前後陳訴卒成空簿八九年為振奔走之功都不免於虛拋則民等痛冤寧有窮已前途之所以千里裹足更陳危惴者實出於不得已也

其所陳請有二款事其一則請設邑城下以為保土兵厚根本之地也其一則請合屬完邑以為舒民力重關防之意也朝廷慮保障之虛踈而不許移邑懼完邑之受弊而並防合屬則豈非失於三思而反為過慎之防者乎夫保障根本在於土兵而土兵之散亡專由於邑府之在城內也今若移設則土兵安集土兵安則根本自厚根本厚而保障成矣謂其移設而有虛踈之弊者特以遠地事情有所未燭而然也且官家柴炭之徵於民結者皆未免刈取於城底十數年來漸至濯濯城外四面盡為赭山蓋健馬壯牛

已疲於糶糴而平地所辦實難於輸致也薪樵之於保障所關重矣而濯濯如是者亦以邑在城內之故則朝廷之不許移設又何意也是不過欲爲實城之策而不覺其反歸於虛賦也至於願屬義興者欲借完邑之物力以成官府之模樣人吏衆多則土兵保全彼以陞號爲榮此以寬役爲便或可以兩全而俱存之也朝廷之不準其請者豈有他哉恐其分弊於義興而欲以專諉於恭谷耳合而當之尚慮其有害則偏受之民又奚罪焉捨全府之重取附庸之名此必無之理必不然之情也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制

則其勢必至於棄田宅而徙挈妻子而去終使丘墓之鄉永爲蓬蒿之藝救死方急結縷無暇爛額已迫繩趨非時苟可以保存則他又何顧此所以不惜名位之卑願爲下縣之氓者也人情到此吁亦戚矣二者無一遂則民等又有一說焉曾於築城之初朝廷以十室小縣不可自立割屬於大立而置將於城中則意非不美事亦甚便而當時守今不體朝家之意初頭約束大拂齊民之情府縣相激以至別立終使末梢之禍至於此極者無非當初誤事之致也今若復屬大邱一如前日之爲而平定賦役無踵往

時之謬則其視今日之偏苦又相萬矣僅保於瓊尾
之餘者專賴於守宰之賢而彭城及瓜潁川失寇則
所易新吏難保其皆賢未敢餘民將何以得保竊聞
朝廷廣咨列邑之弊方有矯革之舉此正蒼民再
甦之秋也不以此時得舒燃眉之急繼今以往長為
向隅之人凡在仁人君子所宜惻然而動念况閭下
之為父母於南服乎環一道之內而有一夫之不獲
莫非閭下之耻矧惟一境數百之民豈止一夫而已
乎剥床切近之災豈止不獲而已乎大抵民等之情
如不得移邑於城下則願復合屬於傍近伏願閭下

曲採民情登聞于朝於斯二者從長稟決一以為疲
氓保存之地一以為緩急得力之策公私幸甚

呈備邊司文 為星州士民

伏以星之為州即古之京山府也大丘花園俱是京
山之屬縣而勝國之末方始分割粵在 太宗朝安
御胎于府之祖谷山陞府為牧還屬花園以重之
其後又安 世宗大王御胎于禪石山則事體之重
更加一倍其視 陵寢所在之邑宜無陞殺等級之
別 宗祔永固胎室如故則吾州之尺地寸土當與
山河帶礪共為終始其不可以輕加貶損也明矣頃

於仁祖朝等架山城於義興之地以州之八莒縣
迫近城底故割其地而設茶各當日 朝家處置殊
失 祖宗朝增地陞號之意州民痛迫不啻斷右臂
而削一足矣早欲曩足叫閭請收成命而事係關防
不敢輕議在舊遷就以至今日名都勑力凋剝殆半
徭役職此而偏苦氣像由是而消縮環一境大小之
民莫不欲少須臾無死幸見舊疆之獲復惟茲一念
方且寤寐耿結食息難忘愈久而愈切矣今者大丘
之人謀奪我花園百千其計期以不棄不已真所謂
欲利於己必害於人也嗟等固知其偏著之私言莫

售於一視之公聽矣今茲未至之防或近乎過慮而
古人先事之戒亦不可全忽乃敢越險千里奔走來
籲生等之情吁亦憾矣夫丘之人徒知棄人之地以
廣其地之爲利而已若其義理之乖當事體之無據
兩朝胎室之至尊 祖宗疆界之莫重必有所未
及深察焉耳苟有所深察則其苟冀僥倖妄干非理
豈至在此哉其所執言未知云何而若以監司之掣
着爲索地之奇貨則生等亦有說焉大丘雖曰監營
之所在流來之規懸殊他道了無受害之事實多偏
蒙之利賦役調度頗省於列邑營門供億不煩於本

府本府所供只是監司朝夕之飯而挈眷之後加一盤食而已况監司無任之初講定節目務從簡便并依前日之例實無冗雜之費則直為一盤食之需用規奪三百年之封域其為計不已謬乎往在萬曆辛丑年間設營於大邨而以花園移屬則主客之勢自相懸絕侵漁之弊若推塗炭七年之間一縣幾空及至丁未旋復吾州其時監司柳永詢據丘人之訴啓請仍屬則廟堂乃歷舉為胎室廣土之由以沮之于斯時也茶谷未分花園已析而朝廷之歸重胎室猶尚如此矧今茶谷別為一邑本州之所倚

以成形者只有此花園而已苟循丘人之請輕割吾州之士則正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豈聖上所以禘祫胎室意哉前割八莒既喪二千八百結之士今割花園又失二千四百結之地則總之五千二百有餘結也惟此二縣足當二南之一大邑星地有限餘存幾何一州之內而所損至此則尚可以因仍補綴擔當州牧之役乎鶴脛雖長斷之則非况初非加長而斷之又斷此果可堪之道乎大丘之為我附庸殆四百有餘年而恭讓二年始置監務由屬縣而置監務足矣由監務而陞都護過夫而履霜堅

水安心滋長曾是昔日之附庸今爲暮夜之伏戎舉
足引頸謀棄疆理則丘之縱慾無足道也星之寢削
不亦困乎丘人之志在於求地星人之憂在於見削
求而不得未足爲損削之至丹爲害莫甚未知閣下
其將以丘人爲急乎抑將以星人爲緩乎州府各立
境界自別何苦而偏割吾州之地以供丘人廣占之
資乎 獻廟之復屬舊壤於本州非厚於星民也爲
胎室也 宣祖之不許道臣之啓請非薄於丘人也
爲 胎室也是知 胎室存則星地斷不可削也花
園台屬之意如此其重恭谷見割之失如彼其多星

州物力之凋弊民生之困苦若是其甚誠使丘人始
雖妄意於此舉終乃覺悟而自止則固善矣如其不
然而必有所干瀆則上援 列聖金石之典俯燭輿
民危迫之情痛斥其僭毋復生心是在列位閣下一
筆指揮之中此豈獨爲吾州之私幸實有得於 廟
堂之大體生等不勝切迫祈懇之至

書

與尹白湖 鑄

夜回霜肅伏惟道味益腴晤慰區區昨承厚惠復書
有恐非所管之教多見警責不遑之厚意愧赧之極

感佩亦深第念 新君嗣位受服之節實是國家莫
重莫大之典禮也必誠必慎勿之有悔者同出於臣
子之至誠則其敢曰非我所管而已乎茲與大臣禮
官有所衡難而終無的確之見必欲叩疑於知禮之
君子纔已見拒又復仰溷此則第之所以爲愚也謹
按杜氏通典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條宋江
氏問甲兒先亡甲後亡甲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
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否何承天答曰甲既有
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以
制齊衰今不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室室耳

今以此推之則 大行大王服喪未及中祥而薨
當以嫡孫受服雖與次孫之代嫡孫者有異其先
制齊衰今不得便易服之義則似無異同以爲淺見
卒哭後 敬思殿祝文先書 御諱固當而至於受
服之節須待中祥恐不害於禮意未知如何幸恕愚
僭母惜開示

答洪都憲 重普

離懷耿耿十步一顧惠問鄭重隻字千金憑審獻替
有相起居萬福區區感豁如獲更拜元禎昨投龍濟
明瘦鴨江離親去國情境可想而幸陪都尉逐日團

圓羈懷少寬賴有比耳典戎之簡雖協輿望王
事獨賢亦既勞止可慰不須賀也餘冀對時益衛以
副賤忱

與元承旨萬石

頃於進上領吏便修付一札而其行苦遲必未及達
也不審寒涼大監氣體若今候起居如何遠慕不弛
元楨勞拙日甚疾病日加不速之客又發僭猥之請
前與今兄同事尚不免見非於一世况今獨當幾何其
不至於生事耶第之安料別差倭接待實是規外而
有事則順付歲辭來告者乃約條中大節目故曾前

陸續出來者皆不受書契不許接待矣鄉接慰官則
始於乙亥京接慰官則創於壬午襲謬已久雖不可
猝然後舊至於不問其言之善惡其事之當否而并
許館接則無乃過乎今茲移館之請在所當許則差
遣京官設茶禮受書契可也苟以為釜城斷不可許
倭館決不可移則茶禮何須設書契何必受京官亦
何苦而差遣乎既行茶禮則自有接應節目夫既待
之而不欲許之豈不難哉彼中凡事一發於口則必
以死爭雖有儀秦千百終難動得而朝廷欲以譯
舌止之此而不得則專責東萊釜山以示威於彼彼

不曾動其一髮適足以倍增驕氣以二官及譯輩禍
福謂在其手而恐鳴愈急尤可痛也此事機關所係
非輕廟堂議處必須原始要終庶無後悔幸稟達于
大監詳示如何

與許領相 續

特膺寵簡蔚為 邦國之光而脫溫歸田不得數月
之閒一賀而一慰也乞解之章既未蒙 俞肅謝之
行必已屈洛伏未審體中起居如何嚮慕之忱不任
區區元頑粗保守塞而鄉家消息種種憂惱海徼心
事去去難堪無足仰喻廟堂不諒邊情惟以防 啓

為能事拘束邊臣使不得一事如意坐令狡奴一向
濡滯食盡饑民之膏血此何意哉仰屋而已閔弟釋
褐快副一家之望欣聳之情殆不自勝原州文白首
為吏酷被醜誣孟門太行可謂平地吾儕誰人終免
一次輪回耶世道至此唯恐入山之不深

又

聖上臨御之初大統歸正萬物咸覩羣賢接武會朝
清明千載一時若使 朝家舉措一循公議則矢志
快快之輩外雖怨詛內宜愧屈為 國家長遠之慮
為士類久安之計莫急於此亦莫善於此而近日之

事大矣所望聞來憂恟中夜無寐身罹巨創方在死
生之瀕者寧有一念暇及世間是非而至於關國
家存亡係士類安危者終何忍袖手旁觀以為非我
所知乎茲將警說敢溷仁聽執事苟以愚僭而罪之
則元禎亦不敢驛矣向來阿附之徒驟蒙顯擢朝
廷公器視為已私者最是公議之所深怒也既以是
為彼輩之罪則今宜一反其所為而非徒不反乃反
效之非徒效之又有甚焉若是則古人何以曰無諸
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乎至若各舉所親於
勿主之
前以為某也可加資級某也某也可以特
除玉堂

有若紛紜請托於無風力之銓官者然益可寒心萬
科之設光海之末政也以昏朝之末政援為盛世之
初政此已謬矣丁丑山城 庭試之後無賴之徒半
於都下偷盜殺越之變比比有之器遠稔凶以此為
恃天命未絕 宗社默佑幸而得免於顛覆而元魏
虎賁之變麗朝仲夫之禍猶為識者之隱憂夫又幸
而數十年來變亂不作山城出身老死殆盡何苦而
設此科以續之邪若依御營出身之例聚置都下則
可憂之勢非復往者之比若令任其閑住則緩急之
際不足為力又有大可畏而深可慮者彼輩既得科

名則必冀爵祿之榮不得爵祿則必懷怨國之心怨國之卒動以萬數則以今日國綱人心何事不生今計莫若稍變殿試之規俾不太濫亦勿失信恐或得矣如何如何大抵自有春榜生進以來選舉爲人所鄙自有迨日起叙之後爵秩爲人所輕名器之賤有同沙泥常調之流舉生安心即此而揆之則國脉必促士類必敗念及于此豈不凜然且聞鄰民之興怨有甚於曩時各司之黠退高重吏胥之奸騙操縱大起中外之謗而外方特甚比雖有司之事民情所係不輕而重矣執事身都上相佐撫 新化一事之有

失一民之不獲無非其責有所不聞聞必盡傷中情所激言不知裁惟增惶悚

答李進士

杜光

遠承惠札如對慰滿未委信後起居何如懸潮區區元禎千萬夢寐外粹聞從弟之訃慘裂心事何可忍言重以季父衰病中遭此至痛尤用是煎念先尊炎碣陰之托決非短於觚墨者所敢當而重孤盛意切非兩家相愛之道忘拙構呈慚忝無已

答李

光彥

一江上下會面無由常切瞻翹之忱未審溽暑兄起

居如何元禎控疏未適及承 嚴批分義惶感不得
已合啓 肅謝之行而長霖酷暑難免顛仆苦悶奈
何王大父行蹟文字起草有日而乏便未呈今將遠
出不敢終孤感意茲付以上恐有喬沉之患

上伯父

人來傳下書伏審氣體平安伏慰從子長城移拜之
命出於夢寐之外蓋李尚真令公以承宣被 召
尹衡覺代為府使巡相以長城春間將有山城改築
及許多變通自非望實俱優為道內所敬重者難以
當之請於曾經臺侍中有聲績者極擇差送 啓聞

故有是 命無非時勢使然只可任之而已來此劇
地且值大歉曾無一日伸眉時而又當新設關防之
劇務身世之苦不須言也該曹 啓請除 朝辭新
迎人馬自京已來以廿一離此耳續綱目鄉議如許
則何必強請年譜當於迎 命後面請巡相而續集
則從子已離此地恨不早知也

上季父

便面伏承下復書伏審氣體神相區區下誠無任伏
慰之至海寧纔聞其得病憂慮則深而豈料其死
若是之速耶從妹命途去益艱奇悼死念生令人慘

裂庚癸之患宜到十分急境百口延活計將安出每
一念來食不下咽南警騷屑中外無異天災時變
式月斯生雖不至於兵革之憂終非寧謐之象不辰
之歎宜如何也饑饉之餘牛馬皆以疫斃先壠祭物
措備甚畧而一匹之馬無路責立載之衙養款段而
去伊川亦如之無事得達難矣官家模樣之不成亦
如亂離中人事此何時也

寄仲子漢命

頃日書見之而遠便未答即因克成之還知汝輩眠
食平安深慰此間依度而以金萬重擬禮議之故被
諫院問備之彈得數日安坐心雖未安身則稍寧聞
居接之儒甚多多則做業不專是可慮也書院非作
浪遊戲謔之地十分勉勵無或閑遊如其不然則莫
如早還家之為得也

寄孫世瑗

便中知汝好在可慰吾雖手忙不得頻頻寄書汝何
以久無書邪且聞汝以不讀書多闕課被汝父之黜
送云使人大慚須勇草懶習勉業可也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三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四

雜著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說

愚竊惟天地之得以爲天地者不過曰陰與陽而已
本之則一分之則二斡旋造化之機育成生遂之功
無體質之可擬而無物不包無聲臭之可驗而無時
或間此鬼神之體之所以至隱而鬼神之用之所以
至貴也張子之所謂二氣之良能者夫豈無見而發
哉蓋消長之謂陰陽功用之謂鬼神鬼神一陰陽陰
陽一鬼神而消長便是功用也功用便是良能也何

則即萬物而有萬物之陰陽即一身而有一身之陰陽萬物之初生也氣日至而滋息則至之爲神者以其伸也萬物之既盈也氣日反而消歇則反之爲鬼者以其歸也其所以滋息者即陽氣之良能也其所以消歇者即陰氣之良能也夫喘息呼吸之爲魂魄是神也耳目口鼻之爲魄魄是鬼也魄爲陽之靈則不是陽之良能乎魄爲陰之靈則不是陰之良能乎雖然陰陽鬼神有可以一氣言者有可以二氣言者以一氣言則陽便爲陰非別有陽之神陰便爲陽非別有陰之鬼變化屈伸互相疏通者是也以二氣言

則陽自爲神而無事於歛藏陰自爲鬼而無事於發揚各相對待莫容牽合者是也此謂其理則一而其分則殊也嗚呼動靜闔闢者二氣之性也唱和感應者二氣之情也由是而爲至伸及歸之情狀由是而爲體物不遺之功效故有動則必有靜既靜則又必動有闔則必有開既開則又必闔而一動一靜一闔一開之不得不相推者皆是鬼神之感德則其爲良能於二氣者何如也有唱則必有和既和則又必唱有感則必有應既應則又必感而一唱一和一感一應之不得相須者無非鬼神之大權則其爲良能

於二氣者亦何如也是知造化之跡皆鬼神也橐籥
之理皆鬼神也或盈或虛之有變者皆其良能也不
偏不倚之爲中者皆其良能也春夏爲神秋冬爲鬼
者四時之爲之良能也仁禮爲神義智爲鬼者四德
之爲之良能也然則爲性爲體爲道心爲元亨者所
謂氣之陽而神之良能也爲情爲用爲人心爲利貞
者所謂氣之陰而鬼之良能也此二氣之所由分鬼
神之所由別而其所以爲良能者各異也然而性外
無情體中有用道心爲人心之主元亨是利貞之本
則陰陽即一氣也鬼神即一物也其所以爲良能也

者曷不相湏而其濟殊道而同歸乎夫如是則張子
之所謂二氣良能朱子之所謂其實一物者其言雖
若有異其旨未嘗不同也

策題

問名分有國之所重也不有名分其何以辨上下之
等威哉唐虞之盛亦有事於名分歟魯禘非禮而無
損安寧之治晉隧不許而未振襄亂之緒名分之不
係於治亂若是歟齊桓尊周楚莊問鼎是何名分之
或正或紊而均不失爲霸歟漢文帝混后妃之分分
可謂乖矣唐太宗稱可汗之名名可謂虧矣而俱享

太平者何歟 我朝制治重在名分朝不混市野不
踰國今二百年有餘恭惟 聖上欽若前圖惟不克
正名定分是懼其於尊卑之名上下之分未嘗不盡
心焉已矣庶見防範之不踰宜致階級之昭然而人
心不古世道益下下陵上之風日成而上上下下之
政有歟矣賤妨貴之習日甚而貴貴賤賤之業已紊
矣儀章無辨而犯分之民孔多程度久廢而玩侮之
漸難防募財授爵恤經費也而厥或謂之害名廣取
武舉為詰戎也而人亦言其壞分去此二者則名果
能正而分果能定歟如欲等威截而階級明無逼上

僭儀之患將何道以致之諸生日擊時弊必有皮
裏之春秋願聞其說

王

若曰孟子曰諸侯之寶有三曰土地也人民也政
事也信乎有國者不可闕一而能有為也三者之中
抑有輕重先後之可言歟國百里而昌周家四海而
亡秦惡在乎土地之為寶歟有衆一旅而少康復禹
擁師百萬而楊廣覆國果可謂人民之為寶歟孝公
之政尚苛暴而強於海內偃王之政行仁義而死于
山下何以曰政事之為寶歟惟我 國家地有分界
不闕不縮民有限居莫往莫來雖欲開之使廣聚之

使衆亦不可得而至於政事之損益實在君上之得失予以涼德叨守丕基早知三者之爲寶而未嘗不盡心焉已矣顧以今日之事言之則湖嶺多墾土而田制偏重西北多空地而賦稅不輸土地之寶不可謂無失也申命版籍而漏戶尚多團結束伍而游手殆半人民之寶不可謂有得也常平設廳而反招民怨大同創法而或言不便政事之寶不可謂能舉也此由偏邦形勢有異於中國而然歟抑予懷綏之澤未究在下民之致歟何以則田野闢人民殷政事修而無愧於隆古之治歟予諸生居土地之中編人民

之列必有目擊政事而慨然於心者其各悉著于篇若曰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爲國者亦不可闕一而能致彬彬之盛也二者之中抑有先後之可言歟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可得聞其詳歟西京綜核之治質可謂偏東漢節義之風文可謂重而三代以還言治者莫過於兩漢何哉周世宗之爲治宋太祖之定制可謂兼舉而或亾不旋踵或國治不競則文質不必全歟子貢之率宰予之實孰爲可用之才周勃之重厚謝安之文彩孰爲可任之人歟惟我 國家聖作神述文固盛矣質

亦備矣儀章典禮之燮然規模法制之篤實垂于茲
三百年矣予以否德嗣有今緒其於繪素之辨先後
之序未嘗不存心焉已矣而粵自通年以來朝著之
士遂迹愈篤而離本愈遠草野之儒崇華日增而蕪
實日甚臺閣之所建明常過於矯激而無適用之實
韋布之所陳達徒事乎虛名而無可採之實補天浴
日之業謂在橫議之末篤近舉遠之功不求真積之
本其流之害甚至於虛偽之習漸盛奢侈之弊孔棘
若此不已亂亡無日興言及此豈不寒心此由世道
已下而不可回歟抑予教導失宜而有以致歟今欲

質居文先文在質中閎中肆外本末兼備則將何道
而致之歟子諸生樸以大質雕以經文必有深慨於
斯其各悉心著于篇

問心者事之體事者心之用欲驗國事之成不成者
宜觀君心之正不正而自古人君或有心得其正而
事不成者或有心不以正而事得成者可歷指而言
之歟徐子之心躬行仁義而走死武原事乃大謬秦
皇之心恣行暴虐而統一寰宇事皆如意者何歟義
著四海心可質於神明而漢之先主未恢赤帝之緒
推刃同氣心則愧於閨門而唐之太宗享有太平之

業事之成敗元不係於心之邪正歟朱全忠之心專
亮暴而創開大業唐昭宗之心存節儉而無救亂
人主之制心制事者將安所勸戒歟惟我 聖上冲
年嗣服聰明有臨存乎心者得光明正大之體施諸
事者有吏決渙汗之用率是以往則隆古從欲之治
不難於身致而當今天下之事正值有爲之會留心
於何據界面何據工夫然後可以建非常之事歟諸
生必有涇渭於中者願聞心事

序

送權上舍泰如歸漢城序

星山泰如鄉也其先世有若觀察公同樞公卜筮焉
督郵公郡守公往來焉及泰如之身而遭丙子之難
挈家奔竄開拓廢址結數椽而居焉亭臺物色欣欣
然若有得也鄉之士友咸以爲觀察之有後於茲土
茲土之幸也今者泰如以雙親之春秋寔高千里之
晨昏多曠携眷還京噫由觀察而卜筮者數世自督
郵而往來者數世及泰如而家焉者十有三年而今
且將歸地之一興而一廢也人之或往而或來也莫
非有數存於其間則今日之後又安知泰如之不復
於此地而向之開拓者今還廢矣向之欣欣然若有

得者今復戚戚焉如有失則今日之送參如者孰不
惘然黯然而難堪而友人漢南李士徵其最也別時
茫茫與之酒而爲之語曰始余與子相逢於戊寅之
春傾蓋若舊便許知己者十年子爲有餘矣子有發
越之氣而我固陋子有洪大之量而我狹隘子有忠
厚之質而我偏躁三者之於吾與子無一之不相反
而子之所以遇我之親我之所以愛子之深有非尋
常交契之比蓋於相及之中有相合者在耳然則子
之與我不特爲知己之人也固將以子之有餘補我
之不足故箴規氣質之偏而我必受之警責率爾之

失而我必信之膏資而相濟反異而同歸遂結兄弟
之義交遊父子之間先人之所親愛固無右於吾子
吾子之所慕悅又實在於先子卜隣之時樂陶陶於
永夕臨絕之日情戀戀於片札思之心裂子豈忍忘
余以險釁夙遭巨創子於是時痛苦在躬勤勤匍匐
於急難之際眷眷周顧於死生之濱此又高義之末
事情契之當然而感泣於棘藥之中歆艷於敦厚之
風者實吾心之所不能自己者也今子之歸也氣質
之偏雖或箴之孽爾之失誰或警之疑從何質過賴
何規况於急難之際死生之濱誰復匍匐之勤勤周

願之眷眷也吾於子之歸所以惘然黯然之爲最而
雖欲強不作兒女而懷不可得也因此而抑又有感
焉子之與克家子寬早有膠漆之分同爲淪落之客
義氣相傾造次相隨而如我不佞亦蒙不鄙不問一
日之長猥隨三子之後塵世悠悠聚散無定當時之
恨尚亦多矣而浮生忽忽悲懽遽促此日之情又何
極耶子寬已爲異物而泰如又作京洛人九原漠漠
幽明永隔則逝者固難追也千里渺渺山川脩阻則
生者亦胥遠矣死別生離古人令人吾安得不傷心
於此日而未知克家又作何如懷耶嗚呼人之豔子
也以物我之豔子也以言泰如聽之哉子之入洛也
所與游者皆正士也子雖欲不賢不可得也比之匪
人不亦傷乎泰如戒之哉嶺嶠千里冰雪載路泰如
慎之哉歸駟難駐征袂莫挽泰如行矣哉

禁苑迎春圖契屏序

是歲十二月之二十有一日即明年之立春也禁直
諸臣拜受 內降迎春彩幡訖講迎春會於禁苑之
西麓玉堂春坊諸學士皆會不佞忝在翰苑亦隨諸
賢之後吳應教瑞章之子始萬僕之子聯命俱以齟
齟從焉烟收而雲斂風和而日暖相與採艾而煮沽

酒而觴攬時物而瀉懷玩新暉而興感陶陶永夕携
手而歸于斯時也有冠童風詠之趣矣嗚呼一元之
氣今日其始春爲四時之元仁爲四德之元則吾儕
之會夫豈玩物賞心而止哉蓋將觀歲元之爲春知
心元之在仁率是而相勗推此而事 君則贊元經
體之業雖不敢自謂必能亦未必不由此而致之吾
未知蘭亭少長之集滕閣東南之美亦嘗有得於此
也耶是會也不可以不識遂繪素作屏爲文以弁之
是後崇禎十三年之丙申也

燕行契屏圖序

大丈夫生不能擁貔貅統戎旃洗釧青海之水刻名
天山之石寧朝受命夕飲冰歷踏沙漠之外折衝口
舌之間足矣余於蘓子之論信之矣出門惘惘便有
可憐之色者獨何心哉顧授冊臨軒自非人人所敢
當片言排難亦非人人所能辦蘭生完璧強秦不加
毛遂按劍弱趙爲重是豈可不重其選乎我 聖上
新即位以燕都報使之行正在受封之初就朝紳中
擇而遣之時則有益平洪都尉諫議鄭公爲正副
使 聖簡非偶然雖勞亦榮矣不佞方以湖南知府
充書狀官非舊例也霜臺仗威猥仄掄選之後星言

風駕頓忘原隰之勞華表舊跡長城粉堞薊門之烟
樹潞河之風帆靡不入於領略中望夫石貞姿宛然
孤竹城清風如昨歎尚之念景仰之誠自不覺油然
於中杏山戰場寒月照骨廣寧危壘拱木斂魂天意
人事可以悽愴而傷心者又不在于此乎凌冒風雪
經歷艱險凡四十七日始達玉河館留館二十五日
而竣所事回程四十日而歸故國自辭 陛暨還
朝首尾將半年竟能不辱 君父之命無負專對之
托若二公者豈非所謂忠信篤敬之士哉顧余遂逐
而行既不能警殊方之絕俗皇皇者幸適足以泣山

前之遺老何能有無輕重於其間哉而誦詩使四方
附驥致千里初非所期於心者噫人生斯世同一時
者已幸矣同一國者又幸矣同遭遇於 聖朝同出
使於異國又幸中之尤幸者也蘭亭少長之集尚有
圖寫滕閣賓主之會猶有著述况今崎嶇絕域之表
羈伴孤館之中者其勞逸苦樂視彼何如而襟期之
傾倒契分之綢繆又相懸矣他年不忘之情固不待
圖寫著述而記得今日之迹留與後人之觀者亦未
嘗不在於此文與畫之作烏可已也於是乎表出汾
路八景繪素以為屏文以弁其首列書官爵姓名于

後并錄一行員譯于左蓋不欲等級區別之意也嗚呼山河萬里風景不殊乾坤百戰文物大異獲躡禹貢之疆域莫觀漢官之威儀幽廷花草之感故墟麥秀之悲有不可一二言者并略之云爾

賀從曾祖孤村公老職序

我 聖上即位之元年頒大慶渙大號首舉優老之典從曾大父孤村李公以年踰八秩超躋頂玉鄉之士友咸造於門酌而壽之辭以賀之余以病不克來小間始踵門而候焉公乃進之前而教之曰吾李氏家于南累世子姓兄弟若祖若孫諸叔諸侄不爲不

繁而罔或克壽余以不肖獨享遐齡幸逢 聖作之期濫叨爵秩之榮受祿于天其亦厚矣汝其可斬一言以記余拜而曰嗚呼始吾曾大父承旨公以勉進後人爲已任公與王父叅判公爲同年生同入學受子史爲舉子業越自齠年並播文聲中身以來王父達而顯於朝公則翦而老於鄉於今王父下世以而公猶亨世間樂榮悴殊於前存亡異於後俯仰之間徒增悲感公以不忘乎王父者而移愛於我我以追慕於王父者而致情于公者非一日之積也公旣命之我何辭予夫以公之詞源之浩汗文雅之艷麗盛

之於玉堂也貯之於蘭臺也鑿坡之草詔也梁園之
受簡也何所處而不可哉士之以詩名顯當世者撥
拾於口耳繪歸乎翰墨塵華要而取大官不一其人
方之於公其才之高下宜何如也公之所能人豈必
能而人之所做公及不做文墨平生空作不平之鳴
春秋八十方除老人之職自常情觀之其何能無憾
而公則曰人之所以幸而得之者天也我之所以不
幸而不得者亦天也得不得幸不幸莫非蒼蒼者之
所爲則吾自能其所能者而已吾於人何羨哉况顏
回之短命伯夷之窮餓孟東野之奇遇董鄒商之躬耕
為皆天道之不可知者而吾之於世也天子之以壽
君賜之以爵則我今所得亦已多矣豈復有憾於
浮名之得失哉人之有爵也求而得之我之有爵也
不求而自至此所以安於心而無愧者也聞公之言
究公之心則蓋有自樂於中而無慕乎外者存焉若
公者倘所謂知命之君子者非耶噫仕不前人而年
不後人則詩能窮人者有其說求之今世公乃其人
而公猶不自以爲窮然則公之所窮者命也所達者
理也是豈可不爲之叙乎

題悟上人詩軸序

粵在 仁祖庚辰築城於架山設府曰茶谷就其中
創梵宇而聚緇徒置將以摠之上人玄悟首居是任
時則尹使瀋爲知府與上人甚相悅居歲餘上人解
將甲將行語人曰吾不欲久於此而見侯之不幸也
未幾尹侯以病卒于官邑人咸服上人之神余時弱
冠鄉居于漆聞其言而恨其人之未及見逮 先朝
甲午歲余釋褐不調已數年矣一日薄遊鄉山偶逢
悟上人蓋以嶺南摠攝重赴漆城也見余之至迎館
于室傾情倒意便同舊識因示諸名公詩軸要余一
言而余未副焉臨別語余曰公必早顯于 王庭亦

必久勞于四方雖欲安於家食決知其不可得吾不
憂重逢之無其地又不患題軸之無其時也越三年
丙申余以翰林道京師與上人邂逅於南漢之城
中至丁未夏以亞卿之秩受三輔防禦之 命出鎮于
南漢上人復造余於營壘叙暄涼畢將昔年所示詩
軸更申前懇噫捨靜界之法侶謁吾徒而來請其意
固非偶然也况余自聞上人之名見上人之面首尾
二十有八年始焉願見而不得中焉旣見而旋別今
又久別重建於千里之外者凡再斯非奇遇也耶且
念予以不才歷試中外于茲十餘年來飲水於沙漠

之外分符於嶺海之表東西南北奔走不暇與世寡
合顛躓居守而纒踰不惑驟躋宰列其早顯 王庭
久勞四方與上入前日之言殆若持左契而手相付
吾於此益知師之可異也嗚呼繼此以往凡歷幾回
離合而勞逸榮辱之與師言合者未知又如前日也
否余雖短於文墨其事可記其請不可泐遂書以歸
之竊附於韓子留衣服之義

上枝洞契案序

上枝爲村吾李氏世居焉間有非李氏而居之者無
非李氏親族也鄉約之案成於 仁祖戊寅之歲時

則吾先子爲文而弁其首矣行之有年賢者勸不肖
者懲士風競進民俗歸厚人皆知行義之當慕與悔
各之當耻矣粵自數十年來門運不幸喪難連仍案
中長老相繼淪沒德業之勉過失之規亦隨而廢矣
而目今上下人民之現居者多非元案所載無統屬
總制之威有分離乖隔之憂里無善俗洞之厚風渙
散壞敗莫可收拾用是大懼相與合謀乃於鄉約之
外別設洞契申明約誓列書姓名略倣呂氏之節目
參以舊案之規例蓋其法似疎而實密其意在寬而
不迫庶幾行之未久而恪遵無替矣凡此同契之人

苟能刻勵不怠終始如一則君子韋心小人草面由是而可以樹風聲而振頹靡與孝悌而尚廉耻士族知學古飭行之爲高而趨利去義之爲卑賤類知守分安業之可貴而犯禁凌上之可罪所謂立教化而惇天叙之典振綱維而明民彝之理者不越乎此矣如或不然箴規之言疑其訾謗勉勵之辭認爲猜嫌可否不相濟情義有所阻則此不過爲紙上空言立約之本意豈端使然哉僉君子最宜相勗者其不在於此乎契中諸賢來要叙文余雖契外於上枝之事義有不可以自外者於是乎書

東湖泛舟契軸序

廟朝之上庶務繁興夙夜之賢每懷靡及上而公卿尚不免鞅掌之勞下及庶僚又安得燕息之暇乎惟冬官之職不失昇平之氣象政簡事約常有餘閒蓋其簿書期會無足以經意者焉今年秋余與宋令公叔保同在貳席爲翫水天霞鷺之勝適有泛舟釣魚之約于時尚書閣相公乞暇省墓取木道而歸卽署諸君艤船松波津以待之旋以尚書之命捨舟而陸余往會東郊之邸舍叙暄涼畢飭粧數般要與卽署移棹西湖尚書曰子之今日之來正欲快豁羈懷洗

滌煩襟耶吾不欲以一場好事讓與別人也即與之
偕豐陽張令公趙洪二學士洎國子博士沈君亦不
期而會乃造舟而登清風徐來烟雨霏微從流上下
任船所之或容與乎江心或徙倚於浦口朱欄畫棟
焜耀長洲青雀彩鷁彌亘平波鱗遊而翔集川泳而
雲飛漁人舉網則秋鱸正肥膳夫羅羞則時物不匱
以膾以炙而樽俎交錯既醉既飽而有核且盡來泊
漢津時日已暮相與登岸而別信馬而回蕪子遺世
羽化之興曾點風浴詠歸之趣於是而蓋兩得之矣
僉曰是會也不可無一言以記遂繪素作軸屬余識

其尾噫蘭亭修禊暢幽情於觴詠滕閣延賓極娛遊
於暇日而記俛仰之陳迹垂宇宙之無窮者正賴於
逸少之筆力子安之翰墨則寫出團圓之懽留替面
目于後固非短於觚墨者所能而顧因此有所感矣
夫魚鳥乎忘機湖山焉放意吾未嘗不願而紅塵有
力華髮已催悵林苑籠之難脫指江臯而眷顧者於此
久矣偶得半日之閒獲觀浩蕩之波言旋初服之念
不覺油然而中則今日遊玩之樂或爲他年遐想之
一助也聊以是自警於心因以謝諸賢之意

玉河館契軸圖序

殿下即位之十一年庚戌有燕都報聘之禮東平鄭
都尉首膺是命不佞忝爲之副霜臺佐幕者嘉林
趙御史也始以六月七日辭 陛而行乃於八月九
日得達玉河館首尾在道凡六十有二日矣關山潦
雨備嘗艱厄峽難輕舟幸免顛隕長程跋涉之難孤
館羈絆之苦無非人所難堪者而并軌聯轡頓忘行
邁之勞連床對案共舒旅泊之愁傾倒困廩婉孌填
荒情義之篤宜如何也仍念有國之不可輕者使事
也周旋驛令任莫重矣授冊臨軒禮甚盛矣此豈人
人所可當乎反顧循省惟懼不克而驅馳原隰分所

當爲勞逸夷險義不暇擇一言重呂縱有歎於毛公
萬里完壁庶無讓於蘭生率是而相勗吾輩之志也
夫同時而生同朝而立已難矣同受專對之任同作
異域之行尤難矣事並二難行得三人而不思所以
壽其傳可乎於是予繪素作軸屬不佞爲文以弁之
噫圖者所以寓諸目也文者所以記其迹也其或萍
蹤異路邂逅而聚蓬轉他鄉倏忽而散則當其聚也
非無款款之歡迨其散也殊乏戀戀之意若是者圖
之可也文之可也今吾三人者雖江雲渭樹離合無
定鳳儀鴻冥進退有異亦將隔重關而猶合席談十

載而如一日何待乎圖亦何事乎文哉雖然日常寓
之跡常記之愈久而愈不忘者非此莫可以形容當
日之事留作後人之觀又未嘗不在是也今之所以
圖而文之者亦豈偶然哉因此而有所感矣往在庚
子春洪都尉子範鄭尚書禮卿之出疆也余以書狀
從焉固嘗有屏有序聊寓抗慨之思矣重躡禹貢之
山川終阻周官之文物此天意也耶悲夫

松鶴軒詩稿序

恭惟我 宣祖大王恩致來章之慶克勤茅茹之拔
使以禮故賢未嘗淹滯求之博故才不得蔽隱髦後

接武之盛莫當時若也而出不由科目進不拘資格
馳妙譽而著姱名者惟松鶴軒權先生輩若而入而
已先生諱應時字亨叔系出安東太師之裔也有卓
犖魁梧之標負瓌奇範俗之望精思之運乎中而篇
什之發於外者調暢而流麗句活而旨爽憂而吟樂
而咏觸境而作盡意而止和適拂鬱之言酬唱留贈
之語皆以抒吐其氣韻愉快其情意不專習公車程
式不欲事口耳撥拾母鑿空以剗其性靈毋角險以
求其誇大而一時文章鉅公相與之填荒如許荷谷
蔚金南峰晤不惟騷壇酒席之共許早有斷金投漆

之臭味焉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今觀於
先生之詩則可知先生之爲人矣雖然求以是觀先
生則可欲以是盡先生則不可何者先生之德義表
著在人耳目有未可以一藝名者凡入先生之室見
先生之行者不覺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蓋自養生事
亾以至事諸父遇宗黨備盡誠愛曲有禮意間或處
人之所難遇人之不淑必導之以理義必推之以學
感終乃得其權心焉此固古人之所勉強澆世之所
絕無而若先生由性而得不力而行故大爲先達所
敬服爭以名薦于 朝由初命起叙 殿中御史二

部員外郎嘗擬霜臺旋宰兩縣捨簪紱返桑梓世之
知先生者咸惜其不大施重爲世道歎而先生不以
自外至者爲榮辱等亭于金陵之壯巖巖有蒼崖翠
壁之美清流激湍之勝深契仁智之樂永寓閑索之
想魚鳥忘機詩酒寄興以沒世平生一念不曾及家
人生業酒量甚宏時遇良朋則終日飲亦不甚醉咳
唾珠璣散落遠邇始逸於兵燹重失於國祿或收之
燼餘或得之諸長老傳誦今所哀集才六十有餘首
蓋未能百之二三焉先生之外曾孫李知縣鎮守義
興之四年謀所以剗剛而永久之要不佞叙其事或

曰梓而行之無乃非先生之意乎余曰不然三百十
一篇初非明堂之樂清廟之歌爲雅爲頌者多出於
畸人之詞而見采於樂官之列聖人紀之後世監焉
先生位雖屈而才則豪世愈遠而芬未沫固不以此
爲不朽計而今之可以不朽公者又未必不在此矣
世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宜有所雌黃焉爾夫述前修
之蹟垂後來之觀者自非大肆力於翰墨其誰宜爲
顧余早聘浣亭李公之門外姑權夫人於先生爲女
孫先生高世之行正家之訓因是而獲聞者稔矣知
縣公之託不可以非其人辭又嘉其追遠之誠忘拙
而書之

京山志序

邑於郢山之東而據南服樞轄之會羅麗以還凡歷
數千載縣而爲郡郡而爲府府而爲牧保有境土而
不失聽治之所者星州是已控引岡巒之體勢縈迴
伊洛之襟帶人鍾停毓之氣邦賴榮懷之慶簪組之
相繼於前事蹟之可傳於後者指不暇屈與江左之
花山江右之商顏相季孟於一道然其見於勝覽者
殆十不能二三證定取捨亦多錯謬而顧此一書之
外更無博史之可以考信者故纔過數十年耳目所

不及則賢愚貴賤爛熳同歸前言往行湮滅無稱其
何以寄廢躬而垂勸懲哉粵在高麗之季我朝之
始有若樵隱陶隱兩先生主盟乎文苑動安居士亨
齋相國馳譽於詞壇前茲數君子皆此土之人而曾
未有表出當時之見聞開示後世之監戒者豈邑之
有志舊無其事耶博聞好古所性不存耶抑時移世
遷放失而無傳也耶重可惜也逮乎近代東岡金先
生之篤好撰述西川鄭相公之涉獵典故而皆未始
及此至吾文穆公寒岡鄭先生凡所歷州府郡縣如
臨瀛福州咸州昌山同福莫不撰志而獨於首丘之

鄉則闕焉夫吾先生之於吾州事何所不用其力哉
意者記聞摭實務求其博而中經兵燹古籍罕存蓋
有志而未就歟鄉之末學後生雖欲訪先輩年代之
遠近究古人事業之高下壁沉滄海陸緒茫茫鶴歸
華表陳迹寥寥其孰從而求之哉是誠一州人士之
所共恨也曾於崇禎乙亥中旅軒張先生以爲士林
府庫之邦不可使文獻無徵屬鄉老金正郎鞅呂士
人燦使志之蓋是州於張先生爲外鄉也二老者退
與鄒公世純略記西南二面舊聞而自謂聞謏見淺
不足副軒老之托乃移書吾先君而請之是時先君

年甚少特以多聞強記見推在鄉黨鄉黨鄭重之請
有未可以孤焉則於是乎哀集而錄之書未半就而
被 召還朝亂稿蠹簡委諸篋笥者數十年所矣迨
顯廟戊申元禎見摺於時退而家食時取海東史
傳及諸家子集旁搜廣索及復參訂仍將先君遺草
足以成之蓋自升降沿革戶口田結以及人物姓氏
里巷古跡靡不收錄至於村落淺隸行有關於孝烈
者不以微而有遺街談里語事可傳於聽聞者不以
俚而或捐雖國乘所記苟有誤則辨之若譜牒所錄
無考據則去之一筆一削務臻其精其於述者之事

雖不敢妄謂有所彷彿焉者未必不為吾鄉稽古之
一助也嗚呼事莫難於立言言莫重於論人論并世
之人猶不可輕焉生數百載之下論數百載之人不
亦尤難以重乎吾州幅員之廣非滕薛小國之比縫
掖之倫有關閩故家之盛評隲往事留與後觀亦一
史氏之責是固昔賢先正所不能容易也吾家東史
氏之筆今四世矣鄉之長少咸以為記事垂後真乃
家事勗以廣其傳顧鹵莽滅裂懼無以稱塞直欲歲
之於家以俟博雅者而正之矣旋念風燈泡沫日化
苦忙薰消響絕流聞漸遠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則又

懼夫繼此以降愈久而愈失古事也乃敢忘其固陋
謀所以剖劘之不幾於僭乎八莒故縣恭谷新府今
之士民皆舊日同州之人也茲不分而二之庶使後
人永固鄉井之義斯非厚風歟就見勝覽所載人物
專據姓貫故雖平生足迹不曾到此境者苟系土姓
則錄之雖生於斯長於斯者不系姓貫則不錄焉若
是則直考之人家姓譜足矣何事乎志哉今夫志者
志其實也遺其實而不之記則不可以爲志故生是
邦者雖非土姓詳其行居他鄉者雖系姓貫舉其藝
或附於其祖先之傳此與勝覽有異觀者恕之

大菴朴先生文集序

嗚呼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何哉從古以
來以文自多者凡幾多其人而連篇累牘止爲口耳
之掇拾夸言艷詞惟是翰墨之繪飾則雖評之以追
琢金玉之章幻出月露之形特一藝而已小技而已
何足爲有德之言哉乃若儒者之文有異焉積之多
而閱其中發之博而肆其外不待英華之炫耀已知
蘊蓄之充厚如木之根茂而實秀猶水之源深而流
長觀乎前輩之作而可驗矣 穆陵之世崇獎儒術
道德行誼之士接武於前後時則大菴朴先生奮起

南服夙有求道之志年十九登上庠不復屑意舉子
業專心格致誠正之學方在妙齡不輟小學若語孟
庸學詩書禮記無不莊誦而體驗之以至濂洛關閩
諸書並皆玩索而理會焉逮其晚年酷好論語凡聖
人訓辭微言奧義必精探力索翹本窮源質之心而
無疑反諸身而有得嚴於人己之分明於義利之辨
博文而約禮敬直而義方不求知於人而人知其德
不求聞於世而世聞其名東帛貢于丘園聲譽騰於
朝著居民有所繫望士林有所取則其平日自勉之
功不重以周而能致此哉惟其責乎已者至大是以

運乎思者不匱簡牘之中誠意藹藹章奏之間忠悃
懇懇與仁弘絕交之書上 宣廟論事之疏回狂瀾
於隻手屹砥柱於頽沒士趨不誤於邪歧而有以知
晦齋退陶爲東方道學之宗人心得免在陷溺而有
以知大義不可不明讎賊不可不討好惡不可不辨
綱常不可不植者未必不有賴於先生之言若先生
者非向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耶其所以啓牖乎群蒙
扶樹乎世教者與遊藝詞源鳴一時國家之盛者孰
爲輕重邪蓋先生造端向學之功得於洛川襄公感
發興起之效得於寒岡鄭先生如金東岡張旅軒金

松庵郭存齋諸賢皆道德切磨之交也學問思辨之
勤晚而益勵真知實踐之力以而愈篤聞善則未始
不果於躬行知過則未始或吝於遷改若於文章非
所自任而其心之因言以宣其言之因文以著者無
非超乎世俗之累出乎道德之中者也先生之歿于
今七十有餘歲而先生見識之高遠論議之峻整干
雲直上之氣象壁立不苟之風節想像彷彿有若親
炙於几席之間者正以遺文存焉故也是豈可泯泯
無傳於後哉噫吾生也後雖未及樞衣於函丈吾王
父石潭公與先生有秦晉之好不佞之聞先生之風
焉者乃敢書之卷以歸之

記

寒竹亭記

上下乎洛之流而亭之者固多命名之義則槩取於
水也伯父之構亭亦得地於洛之東畔洋洋羨哉之
水可以助觀瀾之趣者與商之觀水善之月波居李
孟之間宜若以水為名而及其成也扁曰寒竹噫奚

取於竹也中虛外直而無隱藏之心者竹之忠也而
不徒取乎其忠也一翠同根而無參差之情者竹之
義也而不徒取乎其義也若夫君子之所以愛竹者
愛其似君子故也苦節不改於風霜勁姿獨秀於衆
林寒竹之稱所以多見於古今吟咏之間者豈不以
是哉今之謂寒竹者有異焉蓋是竹也爲寒岡鄭先
生之所封植故取其寒岡之寒而命其竹因其寒竹
之稱而扁其亭吾固知洛江之水可歌而斯竹之名
不滅矣竹之名其不可滅則亭之名亦隨而永猶與
休哉其與以水爲名者孰爲得失耶觀水之水美則

美矣月波之波麗則麗矣而之水也之波也斯亭固
有之矣至於植物之似君子而大賢之所自植則他
亭之所皆無而此亭之所獨有也顧於寒竹二字之
外何名之可揭也吾觀竹之爲物也或寄於崖壑或
生於原野苟恣紛敷者有之矣猗猗叢茂者有之矣
若使伯父之亭但取於竹也則何往而不可哉猶且
不于崖壑之中而于此江之邊不于原野之間而于
此崖之上者以其慕賢師之深誠寄賢師之所植而
抱筭室之餘慟寓升堂之舊感雖欲捨而不可得也
又况長江一帶滔滔者皆水明月沙汀之可游泳夕

陽蘆花之可逍遙者不患無地而必於是而亭焉則
豈可謂但取於水而已乎此亭名之所以不以水而
以寒竹也

架山城重修記

嗚呼昔我先王恒存懲必之念不忘陰雨之備鑿
斯池也築斯城也從而設邑焉凡前後太守俱擇有
聲績者今使李公枝馨全義人也以監浦監務膺薦
超授既下車政通惠洽民樂爲事于時距等城已卯
甫十載而解宇傾圯無或完者脫有警急靡恃力
國家設險之本意豈端使然哉蓋地據衆山之中

城在絕頂之上每當夏月罕見天日雲霧蒸室皆蘼
生壁且其城基開拓未盡形便南則尖峰對峙可覘
形勢之虛實北則雉堞迂曲浪費登陴之力役茲皆
當時料理之所不及而今日措畫之所宜先也侯乃
咨於衆曰漆之爲府地在要衝制勝之形甲於海東
聖上恃金湯之固朝廷倚天塹之阻而爲守者惟
憚拮据之勞不念關防之重使至於墟其舍而隍其
城可乎時雖誦役雖鉅何至於病民爲哉會完山李
公曷觀察是道凡於關隘之守兵備之歸勉勉焉尤
致意也與侯議以克合轉聞於朝募僧人度牒之

願除軍兵點閱之勞後不踰數月而告訖焉民則不知也爲屋凡百有餘間曰中營也將臺也門樓砲樓也官厨倉廩也以松木性脆易朽故并用椽材之剛堅者以烟火可禦雲霧故分置僧將而守護焉南設曲城屬之峯而置之小樓所以壯捍禦之勢也北改舊等廢其中而縮其延袤所以省防守之功也丹雘耀日粉堞連雲高而若立長而若曳殆天建也何其壯哉侯以不佞詳其顛末屬爲記蕪拙之辭豈可使汚壁而顧余忝居是邦與被流澤喜得尹驛之保障竊期晉陽之效死則侯之威托安敢孤也噫地之盛

衰者時也物之興廢者數也漆之土地城郭館舍廨宇遇侯與方伯而爲一再造異時甘棠之慕不於此而何屬他日循吏之稱捨夫公而誰歸是可書也忘僭而叙其槩如右

狎鷺亭記

凡物之始終興廢相尋於無窮者其有不係於人者乎惟江山風月之亘古今而不變者則有異焉極之於既往之前而莫原其始窮之於方來之後而莫要其終不待修而興不可毀而廢則其始終也興廢也宜若無與於人也然而臺隍以封筭之棟宇以貢飾

之則未嘗不欣欣然若有得灌莽以蒙翳之狐兔以
窟伏之則未嘗不戚戚焉如有矢蓋天之所墜地之
所秘鬼神之所呵禁仁智之所玩樂而自別於凡物
者固非人人所宜有故一欣欣一戚戚莫不有數於
其間也始吾外曾祖灘隱蔡先生弱冠中司馬擅名
藝苑早謝場屋築二亭琴湖之上在崖角而殊絕者
曰小有在崖頭而宏麗者曰狎鷺絃歌於斯詩酒於
斯以沒世嚴先生軒冕泥塗陶靖節去留委心蓋兩
得之矣當世名卿鉅公之叙述騷人墨客之吟咏想
亦多矣而龍蛇之變鞠為灰燼遺址為武人有力者

奪之再構第舍輒為雷霆所擊破知其非有而歸之
從祖佐郎公粗保於亂離之餘開拓於蓬蔚之中就
小有舊基而重營之請記於吾王父掛諸楮間及其
晚年亦嘗有意乎為亭而力屈舉羸卒不果從叔檝
氏即其嗣胤也慨祖業之久荒痛父志之未就乃於
乙未春召匠經始歲未闕而告訖制作工緻軒室敞
豁平臨迴野俯睚漁村羣山拱圍乎遠近一水映帶
乎後前鱗遊而羽集川泳而雲飛此其形勝之大略
也其或蘆渚細雨沙汀明月烟簑晚遂優遊乎苔磯
短棹孤舟空與乎波心魚正肥而登俎鷺自狎而成

羣此則茲亭之奇趣而命名之義也蘭亭之清流激湍滕閣之落霞孤鶩宜無以遠過之矣嗚呼亭之始建蓋在嘉靖辛酉於今未百年而盛衰回薄凡幾變矣空地而爲亭爲亭而成墟成墟而復亭中移於他人而終歸於主人是可以人力致乎如有陰相者存而人不得以違焉者向所謂有數者非耶余因此有所戚矣昔我祖母常說此亭之全盛而重有歎於久廢今者此亭獲復而祖母之沒已數歲矣俯仰之間不能不以之興感而堂構繼述之美於從叔具之是可喜也謹忘拙而書之

兩山軒記

安重不遷者山之體而仁者得之故就其似者而樂之君子之於山豈直林泉之勝雲壑之美之爲可愛也哉然其或出而行或處而歲也始終得失之歸不同而能合乎中者幾希甚而至於輕世而肆志流而至於形馳而神動亭亭物表徒知山之是愛悠悠風塵不念山之可愛斯二者皆感也今世之愛山者亦豈無其人而莫不友松桂以爲高群麋鹿以爲貞往而不返止而不行其視決性命賭富貴溺而不止者則斯亦可尚也已矣而吾未始不病焉噫人非匏瓜

不可繫而不食仁賢才傑之生于世也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吾以是知山之所當愛者不必在於學道
習隱而已取其安重不遷者而愛之則斯有得於愛
山之道矣友人元羣玉構軒于京師之仁城里第南
瞻木覓北望白岳即其所見而名之曰兩山夫身游
乎朝庭之上地居於大都之中宜若與山違矣况
萬戶之烟雲花月四時之光暉景象爲日夕之所觀
覽而可玩可悅者不爲不多豈於二山之外無可取
以爲名者哉而必以是命之則愛山之念未嘗忘于
懷也今其言曰人之才分不可強而能乃所願則無

求於世而又懼夫志不堅而棄於物也擇物之不變
者名軒以自誓云夫既許身於國則是不以皎皎而
自潔也又能玩心於山則是不欲逐逐而合污也余
常患人之標致堅貞者多過於矯激襟懷和滴者易
流於頹靡羣玉乃以和適之襟懷得全堅貞之標致
蓋不倚於一偏而兩得之者也向所謂徒愛不愛二
者之感皆非其所有其亦異乎今之愛山者矣在易
艮之爲卦上下皆山故爲兼山兼山者兼兩山而爲
一卦也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
失其時其道光明卦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

其位蓋兩山對峙不相侵越各處其位未嘗變動位者止之所也思不出其位則於止知其所止矣軒之主人兼南北兩山而有之以才分爲不可強而又欲無求於世此非知止而止焉者乎擇物之最高而取之相時之有道而任焉此非可行而行之者乎凡爲人者苟能止乎是而不過於行行乎此而不偏於止則大學之所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子之止於慈孝中庸之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者皆不出乎兼山一卦之義之外也主人苟能推此命軒之本意參以大易之明訓無失乎動靜之時而

不變於光明之道則異日成就豈特與兩山并高而已哉其所立之卓爾者雖兼兩山而倍之將不足以論高下矣李愿之環兩山而有盤谷固無足取已文忠之間兩峰而得醴泉亦嘗有見乎此否余於主人同庚同席而且辱世誼之許從宦于京登茲軒者并美屬其剖符于萊也余又奉使而南絕塞源源如有宿緣鄭重之托不可以短於文墨辭試取其自爲記而觀之於易卦有默契焉者乃敢演其義而相勗焉

王曹卽舍重創記

國家依周官六卿之制設六曹於景福宮之南今之

工曹即古司空之職也其局有山澤營造攻治等司
寮案六人各有分掌視古之居四民時地利雖有責
任輕重之稍不同者而工亦四民之一也金石土木
之功琢竒翫好之物器用服御之具繕修興作之政
凡待工而就者一聽於是曹其用之簡與不簡而民
生之利病風俗之侈儉分焉其役之時與不時而君
政之得失貨財之豐耗係焉是誠有國之不可輕
聖王之所宜重也叔季以還古制寢變凡啟事務半
歸地部即署之任不煩簿書之期會而資格之外必
擇地望之素著惟其名位重於庶司事體別於冗官

不可人人而冒據故不取鴈塔題名之人則率用賢
關譽髦之士簡選之方誰昔然矣洪君萬熙以博士
弟子歷仕爲員外郎早有章職躋敏之稱是時朝
廷雖未享豐豫之樂亦非有暮夜之警大小公廨幾
復全盛之飛葦而水部即舍獨仍燹後之權制規模
之狹小堂宇之隘陋在諸司爲最重以營構旣久傾
圯且多坐衙之官殊欠几席之閑敞直宿之員常戒
巖墻之覆壓向來卿佐豈皆憚於脩舉而狃於廢弛
也哉朝除暮遷莅任未始或以時屈舉贏物力有所
不給因循補綴荏苒歲月雖由於事勢之致然固已

爲觀瞻之竊歎矣屬歲己酉之春尚書吳相公挺一
慨然有易而新之之意爲除縮節之餘以供匠石之
費顧京司之役異於州郡銖銖之鐵未嘗或需於捧
入椽榱之木亦皆取辦於錢布幹事之人自非通明
練達之才始役之後恐有力竭財匱之憂尚書公乃
以經始之責舉而委之洪君則量度形便指示制度
因其地而增其筭省其費而敦其事不逾數旬工乃
告訖蓋其綜理微密料畫精詳不勞於程督而易至
於成就也爲堂者凡二楹爲室者凡二間夫既不侈
而不陋又可爰居而爰處突溫而宜於冬軒涼而宜

於夏昔之窄者今之寬矣昔之陋者今之淨矣半畝
方塘可體鳶魚之妙數株長松足挹歲寒之操堂之
所蓄亦云富矣不佞之忝爲亞卿適在斯時僚席諸
公咸謂洪負外之善舉其任吳尚書之付託得人俱
不可以不識屬不佞叙其事余惟一館宇之興廢宜
若無與於數也然而自壬辰迄于茲首尾將九十年
判是曹卽是曹者凡歷幾人而莫有以經紀之必以
洪負外得吳尚書然後乃復其舊則由堂而成墟成
墟而草創草創而垂廢垂廢而又堂若或有待焉者
斯固可喜而又可書也遂樂爲之記自茲之降繼僉

賢而坐是堂者宜知尚書公與貞外君用心之勤也

永思亭記

眉叟許先生禮學行義爲世標準是後之士觀道德於門墻者不可一二數先生所愛重者李君大柔其人也李君妙齡有高致爲後輩士類所推重其惟論議忼慨不肯與世俯仰坐是禁錮殆十年于茲其窮可謂甚矣而李君既未嘗自以爲窮世之知李君者亦未嘗以此爲君之窮蓋其窮於身者愈甚故得於心者愈富而賢人君子愈愛而愈重之也今者李君亭于石灘之上爲其棲息之地扁以永思龍洲趙先

生東洲李學士各賦一絕掛諸楹間上標之文即許先生筆也既又屬余爲記曰吾亭遠不敢辱吾子一訪試將亭之勝槩與其所由來具道于狀可蘄子一言以叙之乎余乃取其所爲狀而考之斷崖蒼壁之奧如也平沙白礫之曠如也急湍砥柱之可敬也巖花松雪之可愛也殆若足躡其境而目覩之者然自非李君大肆力於翰墨何能使余坐此百二十里之地而領略山川真面目若是詳且盡乎此爲石灘傳神之作又不必文以記之也雖然君有請余烏得無言顧江之上下泐而亭之者凡幾多其人而今古以

與遺外三之三身卷之四 三十一
還與廢相尋賢愚善惡迭爲其主至於數百年來常
得主人之賢而一不歸於權豪勢利之家者獨石灘
是已始處士金公當 聖祖龍興之日堅不事王侯
之志苦節貞操輝映百世繼而花巖公夙負宗英之
望折節士夫之間脫略塵紛放意湖山又繼而守愚
崔先生以耿介拔俗之標有瓌奇範世之行身死權
姦名揭宇宙凡四傳而歸于李君君即花巖公之女
孫也花巖公娶金處士之孫守愚堂聘花巖公之女
守愚之子歸其地於李氏此其來歷始終而又有南
秋江之品題洪篠叢之遺躅俱可以想像彷彿曠世

相感則豈所謂賢者而後樂此者歟尤可異者是亭
也嘗在昏朝爲賊臣所窺占而終不爲其有留待李
君因舊業創新宇亦可見天地之所慳秘鬼神之所
呵禁不可以非其人而力取之也不然則當其時舉
一世威福予奪集在其掌握顧此數畝之土安得獨脫
於籠絡而能使諸賢餘馥不染污穢哉今君自守之
操不逾於榮辱之塗刻勵之志益篤於風霜之後其
所成就吾知無讓於古人古人之所卜而尊之者宜
其不歸於他人而必歸於君也重念永思二字之義
而尤有感於大舜追慕先代之心也詩云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誠百行之源衆善之基也始於蘋蘩牲
醴之節達於顯揚續述之大者君子之思也苟以先
代之所望於吾身者思之不置推而大之則書之思
永傳之慎思臯陶之思日贊贊夫子之見賢思齊俱
可以此而致之治之於身而一疵不存萬理明盡者
思之效也措之於世而六府允治五典克從者思之
功也修之吉悖之凶逸而日休勞而日拙與夫聖狂
之所由分愚智之所由別只在乎一心思與不思之
間耳知所思而思之益有先於永思之孝而且將爲
世人之維則夫大柔勉之哉

伊川東軒重修記

伊之有縣肇自高句氏歷羅而麗爰洎我朝不失
境土垂于茲數千年矣拱揖羣山環繞清谿而邑于
其間則有廨宇之勝撫御土地容畜人衆而吏于其
邑則有聽治之所若客館之設所以尊使命厚賓旅
爲一邑之大觀者也任字牧之責者其可忽哉往在
己亥縣之正廳西軒遭回祿之灾翌年庚子旋即改
剏惟東軒年深歲久上兩旁風吏卒過庭尚懷叢墻
之懼使率駐節安得宴息之便哉蓋自近年以還世
之淳風民多悍俗前後蒞任者率以興作爲深戒不

以頽廢爲可惜莫肯易一椽改一瓦袖手待瓜任其
傾圮爲治之道豈宜若是哉舍弟元祿釋褐以來不
樂在朝退而家食於嶺之南者有年矣屬歲巳酉之
春奉檄而來以興替補弊爲爲政之先務至庚戌秋
慨然謀所以易是軒者使邑子李濱敦其事椽吏李
沃南董其役遂撥舊材見標上有書詳其始建顛末
是在弘治丙辰之五月當時敦事者李巖山即濱之
先祖也董役者李通沃南其裔也今距丙辰凡一百
七十有五年二李之有其後而不離此土固幸矣居
此土而同受其任亦奇矣始事於七月十九日斷手

於九月二十二日即廳之舍伺侯之堂并舉而重營
之處地之卑湫者築而高之繞垣之狹隘者拓而寬
之丹雘旋施不侈不儉堂堂俱敞宜燠宜涼基雖舊
而制則新工告訖而民不病噫何其速哉自今以往
王人鞅掌暢叙湮鬱之懷墨客吟咏發舒浩蕩之氣
者皆將於此而得之矣况太守臨軒父老造庭收攬
萬景翫賞四時蒼翠翠巒巒壁秀於霄霄之間黃畦綠
壟綺錯於几席之下耕者于野耘者于畝謳歌互答
去來相續則春省耕而夏勸稼秋省斂而冬均賦亦
可坐此而盡之矣是縣之景象文物遇今日而一再

造也詎不蹙歎始余乞暇省慈惜軒之頽而勉以經
紀之功今又偷閑再至喜軒之成而道其用心之勤
後之登於斯游於斯者宜知吾弟爲治之不苟也

利川客館記

邑在圓寂山之南五音山之北而宿曠乎王城者
曰利川高勾新羅以降不失境土常爲聽治之會勝
國之初乘輿南征邑人徐穆導之有利涉南川之功
因以爲號我世宗大王以其爲畿輔要衝戶口之
繁土地之廣與各都鎭邑相甲乙故陞之爲都護府
縣而郡郡而府府首尾蓋數千年于茲矣皇華之由京

國而東南者軒蓋之自湖嶺而西北者於是焉輻湊
或一日而并至斯固漢以外一大達也余自始仕時
往來京鄉止宿者累矣見其迎賓之館祇是三楹堂
宇淺狹庭除迫隘時當溽暑不堪其蒸熱每值隆冬
又無以禦寒方今內外邦域非有枕戈對壘之警大
小公廨幾復翬飛鳥革之盛而獨此府待使舍出政
令之所至今未遑雖由於時詘舉贏亦可見守宰之
不致其力也常有所慨然於心矣洪侯柱彥下車之
初已有經始之意饑饉連仍民生勞悴興功役衆謂
宜少遲省徭賦以休其民力約供俸以畜其財用癸

丑之冬 國有緬禮府治爲 厥衛之道而 靈輿
無可安之處侯乃謀諸父老申于方伯役手於農隙
取材於便路就爰蓮堂之傍闢舊館遺址灌莽之蒙
翳者拓而新之增砌之錯落者築而高之甫六十日
而斤斧巧鏤已息其用棟宇崇麗軒室華敞山繞四
面而有若增其重川縈一帶而有若益其麗納風景
而快觀瞻滌煩襟而暢湮鬱宣布 清朝之化表章
盛世之象者可坐此而盡之美詎不躋歟越明年夏
五月余奉使 新陵秣馬于此侯迎勞于館具道其
事因矚一言以記之余惟繕修土木之政宜若不急

於牧民也然而王人不可以不尊賓旅不可以不禮
不有廝宇而燕息之則雖欲尊而禮之敬無所施矣
使全府盛觀之地委崩榛破礫之中而猶曰我能識
治道者皆苟而已也蓋自叔世以來法網既密民俗
又悍爲吏者皆以興作爲大禁因循爲得計罕有轉
一石斲一木留心於經紀者故館之爲墟將百年前
後蓋此邦者凡幾人而縮手袖間屈指不期者皆是
也今使之爲政仁以字惠明以聽斷以利則就以害
則祛使人爭效力而樂趨事法雖密我不犯法則何
法之可畏民雖悍我自得民則何民之或怨敢於有

爲勤於作事使後之過是府而憇是館者有以忘其
鞅掌之勞而攬物色於俯仰之間舒羈愁於原隰之
餘佚之嘉績將以於茲土矣他日傳循吏者捨斯人
其誰也

跋

趙松堂文集跋

自古英明神武之君拯溺亨屯而創丕基必有仁賢
才傑之士攀鱗附翼而進鴻籌于以掃羣醜而奠宗
祊耀大業而垂竹帛明良之相遇夫豈偶然哉王氏
之季晦塞極矣乾綱解弛雲海沸騰洪惟我 康獻

大王誕膺景命式遏亂略永底蒸民之生光啓休明
之運亦粵我 恭定大王遭時艱危嗣服 內禪偃
七德之餘威敷九功之大化時則有松堂趙文忠公
經綸草昧密勿弘猷事業昭於青史功名煊於鐵券
文章特其餘事耳雖然誦其詩讀其書而想見其爲
人則不必生並一世親炙光輝然後方可知之也是
以欲觀古人人品之高下性情之邪正必於遺篇中
求之今觀其詩若文發揚道德之光擺脫雕鏤之習
有可以興起斯文扶植風化者焉其所造之深所就
之高宜有以振當世之英聲起後人之敬服也此豈

可與撥拾乎口耳繪歸乎翰墨剽竊浮華之是事者
均視之爲小技而不之重乎顧優於事者鮮能工於
言崇其華者未必蘊其實兼有之而不偏者豈易得
哉而惟文忠公則既能際遇風雲正三韓之文軌又
能咳唾瓊琚照百代之耳目博陸之勲業司馬之詞
藻靡非不以爲已任一身之蓄可謂富矣况敢言於危
亂之朝竭忠於 聖明之世蹇蹇諤諤之風凜然於
箴規之中勤勤懇懇之誠藹然於章奏之間徐四佳
所謂橫放傑出有大人君子之氣象者知非阿好之
言而亨齋李相國精窮理窟名世真儒之稱亦有所

深契而發也噫事功如彼其隆矣文章若是其盛矣
不朽之業更莫加焉則此其言語精華之留在世間
者不可使不壽其傳也公之後裔趙斯文醒氏以詩
名於世遠紹舊業嘗恨元集中逸篇尚多博考史傳
添入繕寫藏之篋笥者久矣逮其出牧于星也縮節
官廩取圖繡梓將以博於四方屬不佞叙其事余於
斯文爲舊要也感其託之勤遂書以歸之

寒岡鄭先生神道碑移建跋

嗚呼先生道德文章事業之在天地間者直與天地
同其久其未享台鼎之位任先生何憾而諸大夫國

人猶以先生之不大施為其恨久而不已 孝廟特
循輿情乃於即位之八年丁酉加 贈大匡輔國崇
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
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蓋以生而所宜命者
命之也始堪輿家以倉坪舊岡為失地之宜尹侯衡
覺謀於鄉人遷兆于州北印懸山負壬之原是在癸
卯之三月神道之樹力屈不能致者有年李侯時顯
慨然謂責在我乃移豎於墓南是在甲寅之 月後
先生之歿五十有四年矣先生之曾孫昌址屬鄉後
學嘉義大夫曾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李元禎跋

于左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十四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四

